

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

碩士學位論文

新古典現實主義視角下的俄德關係—以北溪線為例

A Neoclassical Realist Perspective on Russo-
German Relations: The Case of Nord Stream



李承諺 撰

指導教授：林永芳 博士

中華民國一零九年六月

摘要

本文旨在透過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探討俄羅斯與德國的關係，而德國是歐盟成員國中向俄羅斯進口最多天然氣的國家，雙方為了維持穩定的能源輸入與輸出，以及降低能源運輸成本，因此俄羅斯與德國簽署天然氣管道興建計畫—北溪線。

由於蘇聯崩解時，結構現實主義未能解釋其原因，然新古典現實主義透過三大層面完整分析蘇聯垮台的原因，因而許多學者著手研究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與架構，並透過其三大層面：國際政治、國內政治、領導人認知研究他國的外交政策產出。因此本文使用新古典現實主義的主要層面分析俄德關係。

本文內容主要著重於俄德能源合作關係，然北溪線分為北溪一線與北溪二線，北溪一線於 2011 年完成，北溪二線的建造過程歷經烏克蘭事件，於是眾多學者爭相討論俄德關係與北溪線計畫是否受到烏克蘭事件影響。因而本文以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探討雙方面對烏克蘭事件的發生，其各自面對國際輿論的壓力、國內不同立場的對抗，以及領導人對整起事件的認知為何，並論述北溪二線的後續發展。

北溪線是眾多天然氣管道興建計畫中最富爭議的管線，由於其中損及多國的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因而受各國反對並群起撻伐。俄羅斯總統普丁與德國總理梅克爾面對國際體系的施壓、國內政黨與媒體的關切，以及其各自對於北溪線合作的立場與想法，這些部分都是本文研究的重點。

關鍵字：新古典現實主義、俄德關係、烏克蘭事件、北溪線、能源合作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thesis is to look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Germany vi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Germany has been the largest importer of Russian natural gas among the European Union member countries. In order to secure energy imports and exports and reduce transportation costs, the two countries initiated a project of offshore natural gas pipeline from Russia to Germany named Nord Stream.

While structural Realists could not explain the causes of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Neoclassical Realists comprehensively illuminated the factors in three aspects. Because of this, numerous scholars have started to study the theories and frameworks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analyzed the foreign policy of a country with the three aspect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l Politics, and Leader Images. This thesis deals with Russo-German relations through these 3 indicators.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dynamics of energy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Germany. The Nord Stream Project includes Nord Stream 1 and Nord Stream 2. Nord Stream 1 was completed in 2011, and the Ukraine crisis occurred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ord Stream 2, which has caused much discussion whether the project would be implemented successfully. In this thesis, Russian and German views on the Ukraine crisis, pressure from world opinion Russia and Germany each were under, the opposite stands taken on the issue in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ir leaders' images are explored with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development of Nord Stream 2 is also discussed.

Nord Stream is the most controversial natural gas pipeline project. Due to the clash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t has been fiercely opposed by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is thesis also addresses how the president of Russia, Putin, and the prime minister of Germany, Merkel, have faced international pressures, the attention of their domestic political parties and media, as well as their positions and views on the project.

Keywords: Neoclassical Realism, Russo-German relations, Ukraine crisis, Nord Stream, energy cooperation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3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9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15
第五節 章節安排.....	16
第二章 北溪線之國際體系.....	19
第一節 何謂國際體系.....	19
第二節 後冷戰的國際體系（1991 年至 2013 年）.....	25
第三節 烏克蘭事件與國際體系（2013 年至 2020 年）.....	30
第四節 小結.....	36
第三章 北溪線之國內政治.....	38
第一節 何謂國內政治.....	38
第二節 後冷戰時期俄德國內政治（1991 年至 2013 年）.....	48

第三節 烏克蘭事件與俄德國內政治（2013 年至 2020 年）	53
第四節 小結.....	58
第四章 北溪線之領導人認知.....	60
第一節 何謂領導人認知.....	60
第二節 俄德領導人對於北溪一線之認知（1991 年至 2013 年） ..	64
第三節 俄德領導人對於北溪二線之認知（2013 年至 2020 年） ..	70
第四節 小結.....	80
第五章 結論.....	83
參考文獻.....	86



圖目錄

- 圖 1-1：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模型.....11
- 圖 2-1：天然氣管道－北溪線的路線圖.....29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2000 年，普丁（Vladimir Putin）接任葉爾欽（Boris Yeltsin）當選總統，成為俄羅斯聯邦的第二位總統。在葉爾欽的執政下，俄羅斯國內正值經濟轉型後產生的許多經濟問題，例如盧布貶值、GDP 欲振乏力、國內人民收入微薄等。但於普丁上任後，國內整體經濟狀況逐漸獲得改善，甚而在 2001 年高盛（Goldman Sachs）將俄羅斯、印度、巴西、中國比喻為「金磚四國」（BRIC），此等美譽也顯現普丁在經濟方面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

俄國最廣為人知的便是其國內豐富的石油與天然氣及礦產資源等，因此，普丁甫就任時，即以能源外交作為其主要經濟政策，其中，在能源合作方面，歐盟為其最大宗，而再更細部的來看，德國在石油與天然氣方面的需求是最大的，因而為歐盟中與俄國之間貿易比重最多的國家。另外，循著過去歷史的足跡會發現，德國與俄羅斯有很多的合作與衝突，且也有著許多相似之處。

衝突方面要提及 2013 年烏克蘭危機，當時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ich）宣佈終止與歐盟的合作，此舉引起國內親歐派人士的不滿，憤而發起大規模示威活動，歷時一年多左右。2014 年，趁著烏克蘭內政的不穩定，俄羅斯兼併克里米亞。此舉兼併之行為造成歐美國家的不悅，因而向俄羅斯提出經濟制裁，藉以嚴懲俄羅斯吞併他國領土之行為。這一年，俄羅斯與歐美國家的關係降至冰點，衝突隨時都可能發生，身為歐盟領導之一的國家－德國，此時也與俄羅斯的關係變得更為惡化。

合作方面，歐盟各國為德國在石油與天然氣的需求是相當龐大的，且大多多的能源皆從俄羅斯進口，為了減少運輸成本與輸入的天然氣量可以增加，因而與俄羅斯的能源企業：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有限公司（Gazprom）合作共同

興建北溪線 (Nord Stream)。簡而言之，北溪線是一條天然氣運輸管線，共分為兩條管線，北溪一線管線的路線是由俄羅斯的維堡作為起始點，並穿越波羅的海，最後輸往德國東北部格賴夫斯瓦爾德 (Greifswald)，北溪二線的路線則大致與北溪一線的路線相同，不過其起點為聖彼得堡附近的烏斯季盧加 (Ust-Luga) 作為起點，同樣經過波羅的海，終點依舊為德國格賴夫斯瓦爾德。

另外，冷戰時期，國際關係研究領域中的結構現實主義為大多數學者作為研究國際關係之理論依據，然而冷戰的結束，對結構現實主義無疑是一記當頭棒喝。因而當時學界興起一股潮流來分析為何冷戰會走向結束，此時，新古典現實主義應然而生。對於結構現實主義者而言，他們不將國內政治與決策者的認知作為變數來討論，因此忽略當時蘇聯的政治走向已然受到國內經濟狀況而有變化，因而當時決策者戈巴契夫 (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ov) 出現順應的認知，最終致使冷戰劃下句點。新古典現實主義保留原有現實主義的基本理論並納入國內政治與決策者認知，合理解釋冷戰走向結束的緣由。

筆者將於本研究中以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視角探討俄國普丁與德國總理梅克爾 (Angela Merkel) 時期的外交關係並以北溪線為例，而其中探討之北溪線為北溪一線與北溪二線，其研究最終的目的為：

1. 透過國際體系層面深入了解俄德之間關係的變化。
2. 透過國內政治層面解釋俄德兩國於北溪線政策的選擇。
3. 透過領導人認知層面說明普丁與梅克爾身為國家領導者會如何抉擇北溪線的走向。

筆者將循著歷史足跡探討，並藉著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架構：國際政治層次、國內政治因素與領導人認知等面向，解釋俄羅斯與德國之間關於北溪線的政策選擇。

第二節 文獻回顧

本文引用的文獻主要以英文為主，中文為輔。筆者係將文獻回顧章節分成：第一小節為俄德外交關係，以及兩國之間透過能源引出的政治狀況；第二小節為學者在北溪線的研究以及現況的描述，北溪一線已然完成並使用中，而北溪二線仍在進行式，因此關於現有之北溪二線的文獻不多，大多為網路新聞以及某些財經雜誌之報導，筆者仍舊以有限的文獻加以論述。

一、 俄德關係之研究

安德烈·塞干克夫（Andrei P. Tsygankov）與帕維爾·賽干克夫（Paval A. Tsygankov）一開始提及俄羅斯經濟改革造成國內政治局勢混亂，也導致保守派與激進改革派產生衝突，因此俄羅斯整體狀態相較於蘇聯愈趨衰退。而作者也提到透過閱讀俄羅斯的國際關係相關文獻可以幫助回答與俄羅斯相關的重要問題。1. 新俄羅斯如何在全世界定位自己？2. 冷戰結束後什麼樣的社會及政治制度適合俄羅斯未來的發展？而作者也說到這篇文章要論證俄羅斯的國際關係理論是獨特的，且俄羅斯主要受制於西方主義、國家主義和文明主義三個傳統的論點。這些論點分別強調學習西方、獨立的國家但要有自己的體制，以及要有屬於自己的文明，也就是說現階段俄羅斯所呈現的文明，並不是真正應該屬於俄羅斯的文明，若能以此三個論點完全體現俄羅斯，方才真正符合其身份特色。¹

波利塔契斯（Stratos Pourzitakis）與希利溫斯基（Krzysztof Sliwinski）之文章主要檢視德國與俄羅斯之間的能源外交關係，而在德國倚賴俄羅斯能源的情形下極力尋找適宜的政策與俄羅斯保持友好的關係。而在彼此能源合作部分，

¹ Andrei Tsygankov, Paval Tsygankov, "Russia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8), pp.1-18.

最具象徵意義的為北溪一線及現在正在動工的北溪二線，此兩條管線皆是連結俄德關係的橋樑，其中，作者主要探討的為北溪一線，然而北溪一線的建造確實讓德國得以穩定獲取俄羅斯輸出的石油、天然氣，但國內與國際上皆有輿論指出北溪一線會使得歐盟的能源安全性受到危害，然而即便如此德國仍與俄羅斯持續合作，甚而建造北溪二線。²

烏雷尼亞（Miriam Ureña）於其文章中提到德國與俄羅斯在經濟方面有強烈的互賴性，且德國也為俄羅斯天然氣最大的進口國。作者在文章裡分析德國對俄羅斯的天然氣是否存有依賴性並同時評估兩個方向，第一項為德國的能源政策當中有哪些部分與行為是必須給予肯定的，以及德國作為俄羅斯天然氣進口國家，其角色為何。第二項作者探討德國對於俄國所採行的外交政策會產生何種影響。此篇文章是撰寫於 2014 年烏克蘭事件後，德國對於俄羅斯的能源依賴性，而諸如像土耳其溪管道（TurkStream）與北溪線，都是因過去管線經過中東歐引起天然氣爭端而出現的，因此上述兩條管線皆不會經過烏克蘭，而作者認為這會使得烏克蘭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受到衝擊。³

希迪（Marco Siddi）的文章有別於其他學者所論述的俄德關係，他對於俄德關係的看法是透過烏克蘭危機這個面向去探討，而不若其他學者是透過彼此間的能源關係去論述彼此的關係。由於德國是歐盟的領頭羊，因而烏克蘭危機與克里米亞事件發生後，做為以人道主義為主的歐盟必須制裁俄羅斯對烏克蘭所做的行為。然而，對德國內部而言，制裁俄羅斯是項矛盾的決定，作者在文中提及德國是作為歐盟與俄羅斯之間的調解者，換句話說，歐盟內部的國家大多都認為必須制裁俄羅斯，但德國為了國家利益，因而需要作為中間人的角色

² Stratos Pourzitakis, Krzysztof Sliwinski, "A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Framework in Germany's Energy Policy of the Post-Cold War Era," *EURAMERICA*, Vol.48, No. 4 (2018), pp.481-512.

³ Miriam Ureña, "The Dependence of Germany on Russian Gas: Analysis and Prospect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urrent Ukrainian Crisis," *Comilla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4 (2015), pp.52-72.

進行調解，期能將傷害減到最低也能兼顧自己的利益。作者另外以北溪二線作為例子，無論在國內外，北溪二線是否興建的議題始終紛紛擾擾、爭論不休，普丁認為這只是一項單純的經濟活動，德國總理梅克爾也持同樣的說法，因此梅克爾在受到國內外夾擊的狀況下，仍舊認為北溪二線興建有其必要性，由此也可顯現德國對於俄羅斯能源的依賴性，以及俄羅斯需要更多國家的能源訂單以提升經濟成長。⁴

邁斯特（Stefan Meister）的文獻指出，德國對俄羅斯採取的外交政策是不斷因應局勢而改變的，從過去以來，德國對於俄羅斯的角色是整個歐盟當中最重要，另外在能源與經濟方面也形成戰略性的夥伴共同合作。而此篇文獻作者分析到目前為止所有德國針對俄羅斯實行的政策中，有哪些部分是成功有效，以及從 2009 年開始由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 Deutschlands：CDU）執政後，德國政府對於俄羅斯的外交政策是否有改變，而德俄關係是否也有轉變。⁵

福斯貝里（Tuomas Forsberg）提到學術圈有些學者認為德國依賴與美國之間的關係，被稱為是「融入西方」（Westbindung）的概念，另外有些學者則是聚焦於德國與俄羅斯的關係變化，因為俄德關係也就間接反映歐洲整體與俄羅斯的衝突和合作關係。在文章中作者也提到德國總理梅克爾與俄羅斯總統普丁私下並沒有額外的關係發展，在政治上的合作與互動相對較少，但德國仍舊是俄羅斯於歐洲中最重要的貿易夥伴，因此雖然俄德關係在政治層面不是和睦的，但以經濟方面來說雙方卻有著良好的關係與合作。而此篇文章作者研究德國對俄國一些主要政策的改變，如此的研究方式是為了瞭解這些改變有多深

⁴ Marco Siddi, "German Foreign Policy towards Russia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Ukraine Crisis: A New Ostpolitik?," *Europe-Asia Studies*, No.4 (2016), pp.665-677.

⁵ Stefan Meister, "Germany's Russia Policy under Angela Merkel: A Balance Sheet," *The Polish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2 (2013), pp.28-42.

人，或者可能形成什麼狀態，同時作者分析烏克蘭危機前 2012 年至 2013 年如何或為何被認為是政治局勢被改變的期間，另外在烏克蘭危機發生的期間，也就是 2014 年至 2015 年的政治改變不是被動感受到改變，而是確實的感受到改變。⁶

連弘宜教授在俄德政治外交關係中，以歐盟作為德國的立場論述與俄國之間的關係。首先提及強力部門，此部門之成立是為了鞏固執政者的權力與實權，然而當執政者確實掌握實權後，必定需要透過政策的制定壓下部門中幹部的氣焰，因而在強力部門存廢的立場，普丁與梅克爾的立場是一致且有共識的。另外在能源方面，德國及些許後共地區對於俄羅斯的能源相當倚賴，因而當時俄羅斯將獨立國協中的國家分為「無色」及「有色」，「有色」代表其國家親西方，因此購買能源的價格就如同國際市場能源價格購買，反之若為「無色」之國家則能享受將近四分之一的國際價格購買到石油，烏克蘭即是例子之一。俄烏天然氣之爭原為兩國之間事務，後來擴展至歐盟也因而導致能源供給受到影響便介入形成三方協商，而後三國達成協議方解決「斷氣」之問題，由此可見普丁上任後在能源外交方面的運用十分靈活，並藉以達至國家利益。⁷

二、北溪線之研究

海因里希（Andreas Heinrich）於文章中探討國際政治層面並由北溪線作為開頭帶出主題，北溪線的建造是由多國公司共同合作，而北溪線的路線是由俄國通過波羅的海到達德國，路線並未如過去經過一些中亞與東歐國家，因此北溪線被稱為是一條具有爭議性的路線，作者仔細研究與審查北溪線，並且檢視是什麼類型的安全性已被取代、存在什麼風險及觀點、波蘭與德國彼此互相祭

⁶ Tuomas Forsberg, "From Ostpolitik to 'frostpolitik'? Merkel, Putin and German foreign policy towards Russia,"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1 (2016), pp.21-42.

⁷ 連弘宜，*普京時期的俄羅斯對外政策：實用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衝突與融合*（台北市：五南圖書文化出版社，2017）。

出何種的反制措施。作者文章的架構為：簡短描述北溪線，接著再詳細描述波蘭與德國在北溪線上的爭論，最後結論的部分則是兩個國家在最後的爭論與連結性都回到安全理論中。⁸

巴爾西尼（Dovile Balciuniene）的文章中提及其研究方法是使用能源安全的概念以及邏輯思維來推論出結論。「能源安全性」（Energy Security）一詞在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定義，對於俄羅斯而言，能源安全是能夠維持能源出口並供給至各個國家。而德國方面則認為降低能源進口的成本與價格，以及穩定且充足的能源進口，這兩個原因即為德國能源安全的定義，因此在文章中有提及歐盟的能源安全為「供應安全」（Energy Security of Supply）。另外，作者於文章中提到北溪線計畫的出現是由於 2009 年烏克蘭與俄羅斯以及 2010 年白俄羅斯與俄羅斯發生天然氣方面的爭端，他們與俄羅斯爭執的原因都是為了收取更多的過境費，因而使得俄羅斯不再供應天然氣予烏克蘭，對於白俄羅斯則是給予機會恢復過往維持得過境費，抑或切斷天然氣的供應。另一項建造北溪線的原因為歐盟認為管線通過中東歐會提升其供應風險，因此北溪線的路線是建於波羅的海海底下而不是透過陸地輸送。⁹

班索（Roxana Banciu）的文章中提及北溪二線是由政治因素而有這項計畫的，因此早有計畫性地將路線規劃為不通過烏克蘭與波蘭，同時這項計畫也將對德國的能源安全性與地緣政治有更深入的影響。然而北溪二線的路線也不會經過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家，因此兩國與些許東歐國家都因無法收取過境費而感到不悅。其中烏克蘭的總理亞采尼克（Arseniy Yatsenyuk）與斯洛伐克總

⁸ Andreas Heinrich, “Securitisation in the Gas Sector: Energy Security Debates Concerning the Example of the Nord Stream Pipeline”, *Energy Security in Europe: Divergent Perceptions and Policy Challenges* (Switzerland: Springer Nature, 2018), pp.61-91.

⁹ Dovile Balciuniene, “Nord Stream 2 project debate in light of the three pillars of the EU energy policy: security of supply, competitiveness and sustainability” Ma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Earth Science, Uppsala University (2018).

理萊恰克（Miroslav Lajčák）會唔時說道“北溪二線是為了政治目的而出現的計畫，因此已經向歐盟反應並調查，同時應該對這項計畫予以終止。”隨後的斯洛伐克總理與波蘭總統也都相繼反對北溪二線的建造，然而在俄羅斯與德國方面，仍舊忽略其反彈聲浪持續合作。¹⁰

蒙特亞努（Daniela Munteanu）以及薩諾（Ciro Sarno）於文章中提到，他們認為俄羅斯與眾多國家討論且簽訂的油管建設計畫皆存在政治或者地緣政治的因素，北溪二線的計畫兩者皆有。北溪二線的合作不僅達到歐洲的能源安全性，同時也做到能源供應多元性。歐洲對於俄羅斯的天然氣供應具有高度的依賴性，作者指出在 2013 年歐洲從俄羅斯進口的天然氣就有 30%左右。為了防止 2006 年和 2009 年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天然氣之爭再次發生，因而俄羅斯開始尋找新的管線，且規劃使路線不再經過烏克蘭，此次北溪二線的路線即是建於波羅的海的海底並未通過烏克蘭將天然氣輸往德國，同時，因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天然氣事件造成俄羅斯輸往歐洲的天然氣減少，因而影響歐洲的天然氣進口量，損及其能源安全性，北溪二線的建造可以防止此類事件再次發生。¹¹

伊瑟（Patrick Eser）、崔卡尼（Ndaona Chokani）和亞伯和尼（Reza Abhari）的文章中提及在『戰略型能源 2030 年』（Energy Strategy 2030）版本中，歐盟為了增加能源多樣性，因此計畫於 2030 年歐盟要將天然氣需求量的 12%透過其他國家進口至歐盟，而俄羅斯就是其中一個替代的國家。另外，作者提到北溪二線的啟用將會使得烏克蘭和波蘭有大幅的損失，由於北溪二線的路線會由波羅的海海底運至德國，路線完全不會經過烏克蘭和波蘭，作者表示與 2014 年相比，將會有 13%的天然氣量不會過境烏克蘭，換算成過境費則是 1

¹⁰ Roxana Banciu, “Nord Stream 2 and its Soft Power – an Unfolding Playground for European Union,” *Romanian Journal of European Affairs*, No.2 (2016), pp.83-91.

¹¹ Daniela Munteanu, Ciro Sarno, “South Stream and Nord Stream 2 – Implications for the European Energy Security,” *Análise Europeia*, No.2 (2016), pp.60-96.

億 3 千萬歐元左右之損失，然波蘭影響更為巨大，與 2014 年相比有 23% 的損失，因此，北溪二線的落成將對烏克蘭和波蘭造成重大影響。¹²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一、 研究途徑

研究途徑意謂研究者對於需研究之對象，是以哪一個角度作為基礎點，再以此深入探討、總結、分析其所得出之結果。¹³而本篇研究途徑採用新古典現實主義探討俄德關係。

(一) 新古典現實主義

冷戰尚未結束前，國際關係領域中一直受到學者廣泛探討國際關係的首選乃現實主義 (Realism)。然而，冷戰倏地結束，加上蘇聯政權垮台，現實主義派學者卻無法解釋這些突如其來的現象，結構現實主義存在相當的限度，因而納入古典現實及外交政策的主張，形成中庸、調和及周密的新古典現實主義 (Neo-classical Realism)。¹⁴

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基本架構與理論大致維持新現實主義的主張，以及採納多層次分析。新古典現實主義仍舊採納新現實主義所強調的國際權力結構影響國家對外關係的重要因素，然而，決策者與國內政治層面也是影響外交政策制訂的考量因素 (參考圖一)。¹⁵以短程分析來說，決策者與國內政治具有直接的影響，新古典現實主義者認為須視當時的國際情況，決定其為中介變數還是自

¹² Patrick Eser, Ndaona Chokani., Reza Abhari, "Impact of Nord Stream 2 and LNG on gas trade and security of supply in the European gas network of 2030," *Applied Energy*, Vol. 238 (2019), pp.816-830.

¹³ 朱宏源，*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台北市：正中，1999年)，頁 182。

¹⁴ 鄭端耀，「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1 期 (2005 年)，頁 123。

¹⁵ 同上註，頁 124。

變數。¹⁶以此篇研究論文佐以俄國總統普丁角度舉例：以國際政治面向闡述，面對克里米亞事件，普丁認為克里米亞的回歸是透過公平公正且多數決的公投方式，但歐美認為俄國是以軍事方式的介入方能使得克里米亞的公投產生多數的結果，認為此舉是吞併的行為遂以制裁懲罰俄國，面對制裁的俄國也以反制裁作為回應，然而制裁著實影響俄國能源的輸出以及原本與歐美些許企業合作共同開發油田的的計畫面臨暫停，面對國際政治環境的衝擊，俄國該如何因應。國內政治的部分，大部分的俄國人民都贊同克里米亞的回歸，因而使得普丁的支持度提升。領導人認知方面，普丁的強人領導模式獲得多數俄國人的支持，他也認為克里米亞的回歸是必然的，因此面對國際政治的局勢，普丁仍舊展現強硬的態度抵抗歐美國家的攻勢，面對國內政治的走向則是維持威權的治理模式。然而，由於歐美制裁因而普丁改往東向亞洲的路線，開始強化與韓國、日本、中國等國家的貿易合作關係。同時，德國雖對俄國祭出經濟制裁，普丁深知能源的輸出是俄國經濟的命脈，因此雖然德國跟隨眾多的歐美國家共同制裁，但俄國仍舊依循過去決議之結果維持北溪二線的開發。另外，輔以德國總理梅克爾視角舉例：以國際政治層面，面對克里米亞事件，歐美國家共同協議向俄羅斯祭出一連串經濟制裁，德國作為歐盟的領頭羊，而歐盟是以人道主義為宗旨成立的，在此兩項因素的影響下，制裁是勢在必行之事。而以國內政治而言，制裁會使得國內能源輸入產生衝擊並影響兩國之間貿易合作。決策者認知方面，梅克爾深知在國際與國內政治中取得平衡亦非易事，因此在國際政治中，遵守歐盟的基本協議架構下滿足國內政治層面，因而持續與俄羅斯合作開發天然氣管道—北溪二線，相對於俄羅斯來說，能源穩定的輸出為其大宗與經濟來源，因而檯面上與德國關係相較過去較為冷卻，但私底下仍舊互相在其供需狀況下互相合作藉以獲取互惠互利之能源夥伴關係。

¹⁶ 同上註，頁 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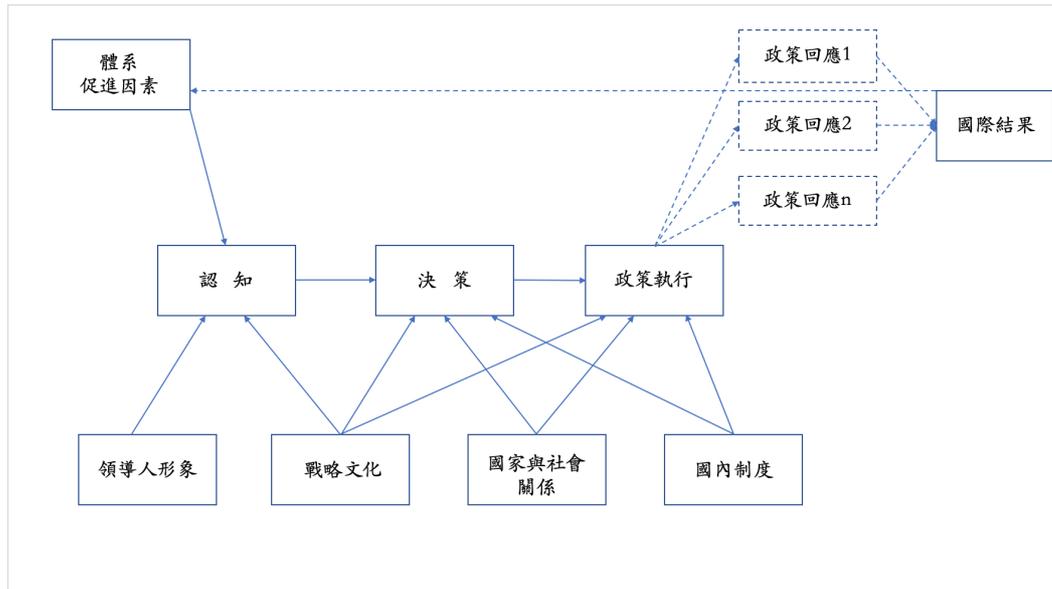


圖 1-1：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模型

資料來源：Norris M. Ripsman, Jeffrey W. Taliaferro & Steven E. Lobell,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59.

筆者閱讀關於新古典現實主義之文獻並整理後發現許多文獻皆針對新古典現實主義提出評論，些許認為新古典現實主義只是混合式的現實主義，因此無法單獨存在及應用。然而，些許文獻指出新古典現實主義是可以單獨存在於現實主義並為分支之一，因此可用來研究國際關係與應用於外交政策。

1. 批判新古典現實主義

萊格羅（Jeffery Legro）及莫拉維茲克（Andrew Moravcsik）認為現實主義的學者們使用非新現實主義的系統進行研究，表示已開始遠離新現實主義的基本規範，且若開始以國內政治與理念因素進行研究，則會開始不由自主的使用自由主義、制度主義或知識論等理論。此外，他們也再次強調不同領域的理論所採取的變項與位置，因此現實主義若是採取其他領域的變項，那就不能解釋為研究領域的進展，反而視為退化。¹⁷

¹⁷Jeffery Legro &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o. 2

泰爾哈米（Shibley Telhami）認為新古典現實主義本身沒有跳脫新現實主義的框架，只是以例外性的方式對個案進行討論與敘述，且沒有獨立的理論架構，只是延續使用新現實主義的理論架構，因此對於國際關係事件的論述，最多只能認為是新現實主義的修正，但嚴重的是新古典現實主義有將此理論擴大解釋更多國際關係的現象，其以「例外」做一般化的論述，以決策者的認知來代替權力基礎，這樣就完全脫離基本規範。¹⁸

2. 贊同新古典現實主義

拉斯本（Brian Rathbun）認為所有的國際關係理論都與國內政治和理念因素有所連結，新古典現實主義是在修補過去現實主義學者提出的觀點並強化本身對於國際關係的解釋與研究，整體來看，現實主義的發展過程為持續問題化權力內涵的過程，並不是任意接受其他理論的變項。因此拉斯本認為新古典現實主義並非只為解決異端的案例而出現，反而是將非體系的概念與理念的因素放入體系理論的探討中，如此便能使理論與現實的外交政策相連。¹⁹

萊格羅與莫拉維茲克在批判新古典現實主義中提到，由於新古典現實主義採取其他領域的變項作為研究，因此認為此理論的出現反而是退化。然而針對理論是否退化一說，拉卡托斯（Imre Lakatos）提出想法，他認為科學研究領域中研究綱領相互競爭的觀念，如若將各理論視為互競的狀態，那麼各理論勢必會維護自己理論的「防護帶」以鞏固理論的立足點，因此修正自己領域的「防護帶」即是代表理論的進步，除非理論的核心架構受到其它領域的介入而改

(1999), pp.10-12.

¹⁸ Shibley Telhami, "Kenneth Waltz, Neore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 11, No. 3 (2002), pp.158-170.

¹⁹ Brian Rathbun,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Neoclassical Realism as the Logical and Necessary Extension of Structure Realism," *Security Studies*, Vol. 17, No. 2 (2008), pp.300-302.

變，則會視為是退步，拉卡托斯以此觀點定義新古典現實主義是重新吸收古典現實主義的精髓之處，藉以強化「防護帶」的基本假設，²⁰因此對於拉卡托斯來說，新古典現實主義對於國際關係領域的研究與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有著正面的影響，也能在政策選擇上存有彈性。

扎卡利亞（Fareed Zakaria）特別探討新古典現實主義與其他理論的差別，他批評史耐德（Jack Snyder）的說法藉以引出自身看法：「現實主義對於國內政治的研究不是不可行，只是需加入國際體系對國家行為的影響這項指標作為帶領作用，反之將形成簡約主義，因此現實主義的研究需從結構出發，便能強化國內政治對國際關係的解釋。」²¹

史特林佛克（Jennifer Sterling-Folker）則透過比較理論部分切入，她完全肯定新現實主義較新自由主義更能結合國內因素，因其將國內政治的過程作為得出國際政治結果的方法，因而無政府環境和國內政治能同時視為並存的自變項，如此，對於新古典現實主義仍以體系理論解釋並研究，反而在解釋的說服力上更為提升。

鄭端耀認為：「新古典現實主義是項務實創新與現實妥協的理論。而在眾多國際關係理論處於相互對立的地位，亦無益於解釋國際現象的狀況下，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解釋多元化下，更能解釋變化多端的國際關係」。²²

二、 研究方法

筆者於本文中採用歷史研究法（Historical Research）、文獻分析法

²⁰ 廖舜右，「Thomas Kuhn 與 Imre Lakatos 有關國際關係理論的爭論」，*政治科學論叢*，第 29 期（2006 年），頁 31-48。

²¹ Fareed Zakaria, "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1 (1992), pp.177-198.

²² 鄭端耀，「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1 期（2005 年），頁 135。

(Document Analysis) 與個案研究法 (Case Study)，作為本文之研究方法。

(一) 歷史研究法

歷史研究法係指透過過去歷史事件並循其脈絡，藉由科學系統或科學方法蒐集研究材料，再加以檢驗與證明，最後以重現過去、推敲未來。²³為了讓讀者在閱讀此篇論文時愈加瞭解俄羅斯與德國之間的過往經驗如何影響彼此的外交關係，筆者將會適時加入歷史事件之描述。

(二) 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為將過去他人所做之研究彙集整理，並進一步地分析與研究其得出之結果與建言，同時假設需要驗證的問題進而解釋這些假設是否具有研究的價值。這類的研究方法是將過去存在的研究資料，透過系統性的彙整與客觀的評論並綜合證明的方式，藉以確認過去發生之事件是存在確實性與結果。²⁴文獻的獲取來源星羅棋布，包含具有學術研究意義的論文、相關領域研究之頂尖學者發表於期刊的文章、圖書館中相關的書籍以及網路的報章新聞等皆可作為研究用之佐證資料。

(三) 個案研究法

個案研究法為科學式的研究方法，即是運用方法對某個人、某件事件、某個物體等進行深入的探究與了解，為的是要找出解決的方法與分析其存在之因果關係。²⁵在此篇研究中，筆者將會透過俄德之間最緊密的連結—北溪線，以

²³ 陳亞伶，「哈薩克的俄羅斯人與俄哈雙邊關係發展之研究(1991-1999)」，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頁18。

²⁴ 同上註，頁19。

²⁵ 陳雅文，「個案研究法 Case Study」，國家教育研究院，<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81584/>（檢索日期：2018年12月22日）。

此作為兩個國家間的案例分析。北溪線是連結兩國能源輸送的天然氣管線，由於德國在能源方面的需求相當龐大，因此透過與俄國的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Gazprom）合作興建長約 1200 公里的管道，透過管道的輸送便能減少輸送間的成本，以及免除經過某些國家需被收取的天然氣過境費，例如：斯洛伐克、波蘭、烏克蘭等國家，同時，德國作為歐盟的領頭羊，必須在克里米亞事件中制裁俄羅斯，一方面又必須滿足於國內所需之能源供給。為了深入了解俄國與德國在北溪線這條充滿兩面刃的管道上如何互相滿足彼此的需求，筆者以個案研究法作為其一研究方法。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 研究範圍

國際關係一直都是相當熱門的研究主題，可以透過不同的視角去解讀各個國家在面對國際局勢變化時制定策略的意向，國際關係存在著許多學派，有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社會建構主義等，筆者採用的為現實主義分支中的新古典現實主義。研究之國家選擇俄國與德國，乃因自蘇聯時期兩國之間就存在合作與衝突，加上地緣政治的關係，在能源上，德國倚賴俄國的能源，而俄國也需要藉由能源出口賺取外匯，因而雙方形成互惠的關係。研究的案例主要著重在俄德雙方要合資建造長達 1200 公里的天然氣管線－北溪線，因此整篇論文將圍繞著北溪線以闡述俄德之間的關係。

二、 研究限制

由於研究的國家為德國與俄國，然而筆者過去並無修習德文，因此會以英文撰寫之相關文獻、期刊、報章雜誌與網路資料為主，在俄文的部分，作者只

於碩一修讀過基礎俄文，因此俄文文獻會以翻譯為英文版本為主。筆者將以俄德學者或官方資料之英文版為主，以期達至資料的豐富性與客觀性。

第五節 章節安排

本篇研究的架構將透過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視角來研究俄德之間的關係，佐以北溪線加入分析與研究，以下將闡述各章節之內容。

第一章 緒論

大致分五個小節簡述各節之重點，第一節概述為何研究俄德之關係，且為何選擇北溪線作為本篇研究俄德關係的主軸並輔以新古典現實主義視角分析。第二節彙整相關研究之期刊論文、專書與網路相關領域之研究，並分成不同觀點加以敘述。第三節提及研究方法，並在研究途徑中詳述新古典現實主義之理論與架構。第四節說明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的內容，研究範圍會將與北溪線相關之議題納入研究範疇中，大多的研究內容會集中於普丁與梅克爾時期。第五節為章節安排。

第二章 北溪線之國際體系

筆者於此章將會透過歷史研究法使讀者對於俄德關係有更深入的了解。第一節描述國際體系，新古典現實主義依舊循著新現實主義的架構接受國際體系的說法，此節之主題會以國際體系作為重點敘述並解釋其涵義。第二節筆者將敘述後冷戰時期國際體系之變化，包括俄羅斯與德國的關係變化，然在提及俄德能源關係變化之前，會先敘述俄羅斯與歐盟的能源合作關係的發展，以期更加完整。第三節筆者將其分為兩個小節，第一小節敘述烏克蘭事件爆發的始末，第二小節會探討俄德關係受到烏克蘭事件有無影響，著重於雙方的能源關

係變化，同時，北溪二線的計畫是否受到國際輿論的催化與烏克蘭事件而暫停或終止，抑或雙方持續維持合作關係。第四節小結。

第三章 北溪線之國內政治

國內政治是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其中一項指標，因此在第一節的部分，筆者會解釋並闡述國內政治的涵義。第二節將會提到蘇聯垮台，俄羅斯國內面臨多項中的經濟與政治改革，因而經濟衰敗、政治紊亂，而後，普丁上任如何利用能源外交帶動經濟發展，同時藉由能源獲取政治與經濟利益，因此第一小節，筆者主要描述俄羅斯政府與歐盟的能源合作，而歐盟成員國中當屬德國為向俄羅斯進口天然氣最多的國家，因此第二小節將重心置於俄德雙邊能源合作關係，而興建北溪線的天然氣管道計畫使得俄德關係更為緊密，第三節敘述烏克蘭事件的發生使得俄德關係有些變化，而俄羅斯政府深知德國與其政治立場不同，但仍希望與德國維持合作關係。另一方面，德國政府內部卻有一派要求制裁俄羅斯行為，一派認為不可制裁並持續與俄羅斯合作，最後俄德雙方如何解決國內分歧並維持能源合作夥伴關係。第四節將對兩國如何面對國內政治層出不窮的問題作出因應方式，達到雙贏的局面又或者找出至少不損及彼此最大利益的最佳解決方案。

第四章 北溪線之領導人認知

領導人認知為新古典現實主義裡另一項作為研究國際關係的指標，在過去的國際關係理論中並未放入領導人認知作為指標，因此在第一節會詳細說明領導人認知的定義與涵義。第二節分別描述普丁與梅克爾雙方建立能源合作關係的過程，以及何種原因的促使之下，讓普丁與梅克爾決定攜手建造北溪線。第三節烏克蘭事件與克里米亞併吞事件，俄羅斯與西方國家的關係再度降至冰

點，然梅克爾卻願意做為俄羅斯和西方國家之間的橋樑，其原因為何。另一方面，北溪二線需要承受的國際壓力遠高於北溪一線興建時期，普丁與梅克爾該如何弭平各國的反對聲浪。第四節總結兩位領導人面對北溪線之間錯綜複雜的政治與經濟因素，會如何運用自己的才智與政治手腕面對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的局勢。

第五章 結論

最後一章結論的部分，將提供研究發現與後續研究建議。研究發現會透過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與兩項新指標總結在北溪線的框架下俄德如何互動，而北溪線的建造對雙方有利，抑或只是單邊有利，甚或雙方皆有害無益都將於此章作出總結。



第二章 北溪線之國際體系

國際關係中存在許多的理論用以解釋國際現象與外交政策分析，例如：現實主義（Realism）、自由主義（liberalism）等多種學派，其中現實主義又為最大宗，現實主義學派存在許多理論，初始的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而後衍生出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再由結構現實主義分出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與新古典現實主義。此節要探討的國際體系概念為新古典現實主義下的主張，而新古典現實主義對於國際體系的定義既延續也補充結構現實主義的說法，雖承襲結構現實主義的定義，但同時也提出反對的意見與其看法藉以修補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的不足。²⁶因此本節將會簡述結構現實主義理論下的國際體系定義，進而敘述新古典現實主義延續結構現實主義後的說法。

第一節 何謂國際體系

一、 結構現實主義的國際體系

結構現實主義實質為古典現實主義的延續，古典現實主義認為人性是影響政治發展的根源，由於人性本惡，因此將極力為自身爭取利益，利益即是權力，利益不存在恆久不變的意義，因而普羅大眾的基本道德原則是不適用於國家行為。

²⁷古典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他主張的古典現實主義是一種悲觀主義，認為國家間的互動行為屬於惡性循環，因而容易形成「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²⁸結構現實主義沿用古典現實主義的理性假設（rationality assumption）以及權力假設（power assumption），²⁹然而結構現實主

²⁶ Norris M. Ripsman, Jeffrey W. Taliaferro & Steven E. Lobell,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16.

²⁷ 包宗和，國際關係理論（臺北市：五南，2011年），頁49。

²⁸ 同上註，頁49。

²⁹ 同上註，頁49。

義的關鍵論述與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的說法是有相關連的。霍布斯主張國際間發生群體對抗群體的戰爭，是由於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而導致的。結構現實主義認為透過權力分配將會決定國際結構由誰發號施令，並且決定國家的方向與行為。結構現實主義與古典現實主義的相異點在於其以結構體系思考國際政治，另外，古典現實主義認為每個國家就是個體與個體間相互交流而形成國際體系的樣貌，因此視國家為一個單元，但結構現實主義的說法為國際關係是單元層級（unit-level）與結構層級（structure-level）共同形成的結果。³⁰

古典現實主義認為國家之間的行為和行為發展後的結果會有所不同的原因在於各國家的組成特性不同所致，因而認為國內政治會影響國家的行為。然而結構現實主義的說法與傳統現實主義是不同的，他們將國際體系的特性定義為各個有相似功能的單元間的互動，因此國家功能是相似的，反觀不同的則是能力（capabilities）。³¹包宗和認為：「跨國能力分配界定了結構，作為跨國指導原則（ordering principle）的「無政府狀態」決定結構的本質」，³²換句話說，表示國際體系為無政府狀態，由主要的國家來界定結構，因此結構現實主義者不重視某國之國家屬性，重視的是國家的能力，因為國家能力足以改變國際體系的結構與發展，而結構將會連帶影響國家的行為。由於無政府狀態下，國家缺乏中央的幫助或協調，因此自助方能獲取生存，而為了生存就無法忽視他國可能帶來的威脅，這些不信任與恐懼會導致安全困境使得各國之間無法合作，在獲益方面，國家不僅在乎自己獲得多少利益，同時也關注他國獲取之利益是否增長、有無威脅自身的影響，因為在結構現實主義定義的國際體系中，他國都可能是潛在的敵人，其力量或權力的增長都會使不安全感（insecurity）提升，此為結構現實主義中「相對利得」（relative gains）的定義，因此在「安全極大化」的因素下，國家對於各

³⁰ 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台北市：五南，2003）頁 165。

³¹ 包宗和，**國際關係理論**（台北市：五南，2011），頁 50。

³² 同上註，頁 50。

國獲取利益都會變得更加注意與謹慎，相互合作也就變得極為困難。在結構現實主義的國際體系概念中，國家追求的不是權力極大化，而是安全極大化，因為國家在意的是能否保持在體系中的地位，以「相對利得」的概念思考，國家追尋的將是權力平衡，因此若是為了追求權力，則會選擇與較為強勢的國家合作，這樣的行為造成「霸權」(hegemony)的出現，若是要保護國家安全，則會選擇與弱勢的一方合作尋求權力平衡。對於結構現實主義來說，由於國家置身於無政府狀態，因而採取平衡策略(balancing)是必須的，平衡意味著自身安全是可被保障的。然而，若是存在於某個階層體系中，需要採取扈從(bandwagoning)策略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國家的安全並不會因為失去平衡而受到影響，³³因此從某個角度來說，採取扈從策略或平衡策略都可作為是保護國家的政策選擇，至於選擇何種方式端視於國家當時置身於何種體系而做選擇，此段推論可作為體系決定國家行為的證明。³⁴

此外，結構現實主義認為兩極體系(bipolar)較多極體系(multipolar)來得穩定。其原因為國家處於無政府狀態，國家維持自身安全是重要的，兩極體系可以讓國家的領導者更為謹慎並提高其警覺性，當敵方獲取利益且有意狀大自身能力時，國家領導者較能察覺並能立即做出因應對策藉以制衡對方。然而多極體系下，領導者較缺乏責任感，對危險也較缺乏不確定性，因此當危急狀況發生時，相對於兩極體系，領導者缺乏應變能力。³⁵舉例來說，冷戰時期的美國與蘇聯形成兩極體系，雙方專注於對方獲取何項利益，當美國增加武器藉以防備蘇聯可能侵略的行為時，蘇聯也跟進投入武器製造的行為，此舉形成雙方的軍備競賽。而後的太空競賽，雙方也投入資源與人力較量哪國先登入月球等，這些行為都顯示兩極體系，雙方容易掌握對方的行蹤與意圖，因此較能想出策略因應，或者更能提前防衛，因此，相對於多極體系，兩極體系顯得更加穩定與降低戰爭發生的可

³³ 包宗和，*國際關係理論*（臺北市：五南，2011.01），頁 51。

³⁴ 同上註，頁 51。

³⁵ Norris M. Ripsman, Jeffrey W. Taliaferro & Steven E. Lobell,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18.

能性。

二、 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國際體系

新古典現實主義認同結構現實主義的說法：「當國家制定外交政策會受到國際體系的威脅和狀態決定國家需要以何種策略應對，因而限縮國家制訂策略的範圍。」身處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體系，國家需確保其安全極大化的方向，因為有可能決策的失誤導致國家置身危險或戰爭之中，因而國家會受外部刺激而做出合乎國際現況的政策因應國際體系的發展。然而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國家領導者不一定能在國際體系發生變動就能立即做出回應，甚至有些領導者缺乏對國際體系的認知，因此新古典現實主義針對結構現實主義模型的四項指標提出評論：領導者具有正確判別國際體系情勢的能力、國際體系缺乏明確性、合理性的問題與調動國內資源的需求。³⁶

(一) 認知與缺乏認知能力

新古典現實主義針對結構現實主義提出的第一個評論為國家領導者對於國際體系是否存有正確的認知。在結構現實主義的觀點，他們認為當敵方獲取利益而改變時，國家也會隨之改變，然而，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的確國際體系的改變會提供領導者調整外交政策的方向，不過領導者是人，因而存在誤判情勢的可能性，也可能無法及時的辨別而做出正確的決策，這些錯誤的認知都導因於領導者本身的素質、成長背景與思考的習慣等，因此領導人的認知確實會導致政策的方向不正確而使國家陷入危險的狀態，或者因而在國際體系逐漸失去優勢等。舉例來說，詹姆斯·麥卡利斯特（James McAllister）指出二戰大戰結束後，美國領導者的行為並未如沃茲認為的兩極體系的預測那般行動，當時，美國重新整備西歐國家的軍備藉以達到外部制衡而不是內部制衡，同時也極力重整西歐國家的力量，

³⁶ Norris M. Ripsman, Jeffrey W. Taliaferro & Steven E. Lobell,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19-20.

而不是讓他們倚賴美國的權力，因為當時美國認為兩極體系只是暫時的发展，若是德國整備完成，可能會迎來三極體系的可能性，因而極力幫助西歐國家。³⁷透過上述例子可以解釋領導人認知會左右政策的發展與導向，因此影響國家外交政策的走向並不是體系結構而致，反之是領導人認知或國內政治造成其結果。

（二）國際體系信號的明確性

新古典現實主義針對結構現實主義提出的第二項限制為國際體系信號的明確性。國際體系伴隨的威脅與機會並沒有總是顯現出明確的信號。例如當國家面臨一個急速且即將發生轉變的這種清晰可見的危害的極端環境下，他們可以輕易的辨別出威脅，而且也能在時間的框架與資源的限制下找出策略藉以處理緊急的狀況，這類的國際現象由於發生的緊急警示明確，因此國家可以在緊急的狀況下快速提出因應的策略防範。然而，國際體系發生的信號大多缺乏明確的信號，且需要以何種方法應對皆充滿不確定性。例如於 19 世紀末，當時美國的實力逐漸增長，甚而在加勒比海地區出現主導地位，英國應該認為美國的崛起會對其海軍造成威脅，抑或英國的領導者認為可以縮減開支，將海軍實力駐紮至更具有戰略地位的地區，尤其當時美國經濟實力的大幅提升帶動整個西半球與英國的經濟狀況。再者，中國於後冷戰時期開始崛起，美國應當以競爭性的方式防堵中國，或者透過雙邊互動的方式緩解中國竄升的速度。透過上述例子，若是國際體系鮮少提供明確的指示或方向告知國家該以何項政策應對，那麼國家將有廣泛的國際政策可供選擇，以及政策實行後產生的國際政治後果，這些就不在結構現實主義對於國際體系陳述的理論當中。³⁸

（三）合理性的問題

³⁷ Norris M. Ripsman, Jeffrey W. Taliaferro & Steven E. Lobell,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20.

³⁸ *Ibid.*, pp.21-22.

新古典現實主義針對結構現實主義提出的第三個限制為合理性問題。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當領導人面對國際體系發生狀況時，即便確實掌握情勢的發展，領導者也不一定總是做出合理性的決定。合理性問題與認知問題類似，這個問題與人類處理相關訊息的能力有關，尤其當面臨緊急或受到脅迫時，做出的決定往往較會損及自身。他們可能選擇次等的選項，或者優柔寡斷甚而做出非合理性的決定。如德國希特勒（Adolf Hitler），他的性格狂妄自大，因此在外交、政治等做的決策往往都由自己主導，不會聽從相關領域的專家的建言，因此最終作出不具合理性的決定，例如珍珠港事件後，希特勒並無憑藉任何理由隨意向美國開戰，這項決定並未與軍事顧問商討，同時也未考量往後的後勤該如何調整等。這項例子與結構現實主義面對國際體系改變就會跟著調整政策，以及面對外部環境做出合理性的決定都是相違背的。³⁹

（四）調動國內資源的需求

最後一項新古典現實主義提出的缺陷為調動國內資源的需求。結構現實主義假設國家功能都是相似的，國家都執行基本核心工作，例如維持基本法律、秩序與外部防禦等單一且理性的方式行事，並且具備靈活彈性的能力面對國際體系的改變可以做出最適當的回應。然而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這些假設忽略國內政治與國內經濟環境的牽制，國家無法當外部環境發生變化便能有效針對體系所需而給出對等的資源或正確的行動，如此的靈活性必須確保不會受到國內的影響或制衡。然而，在政策的實行過程往往需要面對國內龐大的利益團體或者立法機構與社會中有能力否決的人，因此並非所有國家都可以按照決議實行政策。⁴⁰扎卡利亞區分國家權力與國家功能，國家權力指的是國家潛在的實力，國家功能則是國家實際擁有的資源。⁴¹例如納粹時期，美國總統羅斯福

³⁹ Norris M. Ripsman, Jeffrey W. Taliaferro & Steven E. Lobell,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22-23.

⁴⁰ *Ibid.*, p.24.

⁴¹ *Ibid.*, pp.24-25.

(Franklin Roosevelt) 個人希冀給予英國和法國更多支持與資源幫助他們對抗納粹，然而受到國民與國會強烈的反對，因而初期就緩和與限制美國對其援助。

透過上述新古典現實主義針對結構現實主義提出的四大限制，新古典現實主義的重要性在於強化結構現實主義的解釋，並不是為了推翻其理論而存在，同時也納入國內政治與領導人認知作為中介變數，希冀能更完整及準確的解釋國際體系的現象。因此分析某國的外交政策，需要了解國際體系促使某國制定政策應對，但因應的方式需要先了解其國內政治與領導人認知才能完整的理解其國家的外交政策制定原因與過程及最後的產出。

第二節 後冷戰的國際體系（1991 年至 2013 年）

冷戰自 1947 年開始，直至 1991 年宣告結束。冷戰時期，國際體系呈現兩極體系，一方以美國為首（西方陣營），一方以蘇聯為首（東歐陣營），雙邊就如結構現實主義所言，當一邊增加力量的時候，另一邊就會跟進，因而形成後來的軍備競賽與太空競賽等。而後冷戰終結，國際結構進入單極體系，美國成為國際體系最強而有力的國家。過去與美國相互匹配的對手—蘇聯，他們於冷戰結束後跟著走向解體，政治體制與經濟制度完全轉變，期間歷經重大的經濟改革，然而效果不彰的結果致使國內政治變得更加混亂，直至普丁上任即以「能源外交」作為主軸，透過能源讓俄羅斯的經濟得以復甦，同時以能源價格作為與各國談判的工具，藉以獲得政治優勢或利益。德國在冷戰時期被分為西德與東德，東德由蘇聯共產黨治理，西德為自由民主體制，然而在柏林圍牆倒塌及東西德統一後，由於過去東西德的經濟與政治體制的不同，因此統一後出現法律制度等施行的困難，直至梅克爾上任後便帶領德國成為世界強權之一。研究俄德關係前，必須要先探討俄羅斯與歐盟之間的關係，再於第二小節討論俄德能源關係，並將重點著重於北溪一線。

一、 俄羅斯與歐盟的能源關係

從過去沙皇時期（凱薩大帝與凱薩琳大帝）就極力學習歐洲的體制與文化，因此從過去歷史發展的角度，俄羅斯長期受到歐洲文化的薰陶。普丁上任之後便多次提及與歐洲合作的重要性，並且也認為無論是政治、經濟與文化，俄羅斯與歐洲是不可分割的關係，⁴²顯現出普丁與歐盟的合作存在必要性。不論是政治或經濟上，俄羅斯與西歐國家皆維持長久的合作關係，隨著中東歐國家加入歐盟後，此種關係將會更為密切。對於普丁來說，西方的市場當屬歐盟的關係最為重要。

以政治角度探討，1990年歐盟與俄羅斯簽訂《歐盟與俄羅斯集體戰略》，其制定原因有二，第一項原因是為俄羅斯建立民主、穩定的市場經濟體制，促使俄羅斯經濟成長與發展，第二個原因在於俄羅斯希冀與歐盟共同維護歐洲大陸與穩定國際安全的問題。⁴³由此可以看出歐盟與俄羅斯了解合作對彼此是雙贏的局面，而普丁在上任後的外交政策也明確認為歐盟與俄羅斯的合作方向，加上上任後便與德國、法國等的領導者展開俄歐關係及雙邊關係的談話。⁴⁴

筆者以雙方能源合作為經濟層面的重點。俄羅斯與歐盟之間的貿易關係恰巧是互補關係，俄羅斯擁有豐富的天然氣資源，歐盟可以提供農產品、機械與技術等。2000年10月俄歐舉行高峰會，歐盟於會上指出是世界原油價格高漲，加上液態燃料長期使用將危害環境，因而歐盟增加從俄羅斯進口天然氣，此外，歐盟也鼓勵歐洲的能源公司能參與更多俄羅斯能源的相關活動與合作，例如共同探勘與開採油田、運輸管道的建造及能源相關設施的建設等，⁴⁵透過

⁴² 李孟融，「俄羅斯經濟外交與俄德能源關係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頁59。

⁴³ 陳婕妤，「普丁時期俄羅斯與歐盟關係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年），頁9。

⁴⁴ 李孟融，「俄羅斯經濟外交與俄德能源關係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頁59-60。

⁴⁵ John Pinder, Yuri Shishkov, *The EU & Russia the Promise of Partnership* (London: Federal Trust, 2002), p.99.

這次的高峰會可以顯見俄羅斯與歐盟在能源領域尋求積極合作，因此從 2000 年的高峰會後，歐盟向俄羅斯進口的天然氣逐年增加，除了在於歐盟本身對於天然氣需求提高以外，過去與俄羅斯有能源合作的中東歐國家後來加入歐盟，因此進而提升歐盟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性。⁴⁶然而，新加入歐盟的中東歐國家使得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加深的這個部分衍生出一些問題。這些新加入歐盟的中東歐國家裡有許多為俄羅斯輸送天然氣會經過的國家，例如波蘭、白俄羅斯等，烏克蘭則是積極加入歐盟，過去這些國家與俄羅斯之間時常因能源問題產生紛爭，甚而俄羅斯會以「斷氣」的方式制裁這些過境國家，此舉卻會影響到歐盟的能源安全性，因而俄羅斯與歐盟雙方致力於尋求不經過這些過境國家的管線建造合作，例如：北溪線。

二、 俄羅斯與德國的能源關係—北溪一線

以歷史層面提及俄羅斯與德國的關係，可以回溯到相當久遠的年代且關係是密不可分的。他們共同抵禦拿破崙，也曾共同瓜分波蘭，二次大戰後德國遭到分割，其中東德隸屬於蘇聯，這些歷史事件足以說明俄羅斯與德國於沙皇時期直至近年都存在緊密的關係。

第一小節提及俄羅斯與歐盟的能源合作關係相當緊密。尤其自 2000 年歐俄高峰會後，歐盟對俄羅斯的能源需求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且俄歐之間簽訂關於天然氣的協議直至 2035 年都會持續合作。俄羅斯相較於其他國家更能獲得合作機會，因為俄羅斯一直以來都是歐盟天然氣持續合作的夥伴，加上地緣關係，俄羅斯緊鄰歐洲，因而運輸成本與其他擁有天然氣的國家相比較為便宜。德國是所有歐盟國家中最仰賴俄羅斯能源的國家，因而與俄羅斯也有較多在能源上的合作。

⁴⁶ 李孟融，「俄羅斯經濟外交與俄德能源關係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頁 60-61。

俄羅斯與德國的能源合作可以從冷戰較為趨緩的時期說起，當時西德的魯爾天然氣公司以及蘇聯天然氣工業部（之後為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有限公司：Gazprom）共同簽署合作條約，內容說明於 70 年代後期開始使用長距離的管線進行天然氣輸送，並由蘇聯出口至西歐國家。因此在冷戰時期東西方之間最大的國際貿易行為就屬蘇德天然氣的合作。⁴⁷蘇德天然氣合作的隔年，由於蘇聯入侵阿富汗，此舉受到西方國家的不滿因而祭出制裁，使得東西方的關係再度陷入僵局，雖然東西方關係轉趨低潮，但蘇德天然氣的合作並未因此終止，蘇聯持續以天然氣管道「西西伯利亞—歐洲天然氣管線」輸送天然氣。冷戰走向結束蘇聯因而解體，但俄德之間的能源合作關係仍舊進行，也成為雙邊關係持續發展的主要原因。⁴⁸德國除了有煤炭以外，缺乏大量的能源資源，而德國在石油與天然氣的使用量相當龐大，因此為了有足夠的能源可以使用就需仰賴國外進口能源，而俄羅斯便成為重要的能源進口選項。⁴⁹20 世紀末，德國計劃採行能源進口多樣化，因此逐步減少向俄羅斯進口天然氣，增加由挪威進口，然而由於歐盟開始重視綠色能源的使用，容易造成污染的核能與煤炭的使用將逐漸減少，此舉影響到歐盟各國對天然氣的需求提升，因而對俄羅斯的天然氣進口仍舊會增加。⁵⁰俄羅斯工業暨能源部統計，蘇聯自 1972 年開始已向西德出口天然氣，截至 2004 年已經累積 6600 億立方米的天然氣。⁵¹由於俄德之間能源的互賴性，且過去俄羅斯與中東歐國家多次發生能源爭議的問題，這些問題影響到俄德的能源安全性，因此俄羅斯與德國研議要建造其他天然氣管道，且這些管線希冀不通過過去傳統過境的中東歐國家，一方面可以降低運輸

⁴⁷ 羅英杰，常思純，「俄德經貿合作關係論析」，**俄羅斯中亞東歐市場**，第 4 期（2007 年），頁 5。

⁴⁸ 李孟融，「俄羅斯經濟外交與俄德能源關係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頁 74。

⁴⁹ *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Affairs and Energy*, <https://www.bmwi.de/Navigation/EN/Home/home.html> (Accessed: 24th October, 2019).

⁵⁰ 李孟融，「俄羅斯經濟外交與俄德能源關係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頁 75。

⁵¹ 羅英杰，常思純，「俄德經貿合作關係論析」，**俄羅斯中亞東歐市場**，第 4 期（2007 年），頁 6。

成本，一方面能提升雙方的能源安全性，基於這些原因，俄德簽署共同建造全世界最長的天然氣管道－北溪線。

北溪線共分為兩條，分為北溪一線與北溪二線，北溪一線已於 2011 年開始輸送天然氣，北溪二線則預計於 2020 年年底完工。兩條管道路線的終點都是德國東北部的格賴夫斯瓦爾德，但起點是不同的，北溪一線的路線從俄羅斯的維堡出發，而北溪二線則是將烏斯季盧加設為起點（參考圖 2-1）。雖然北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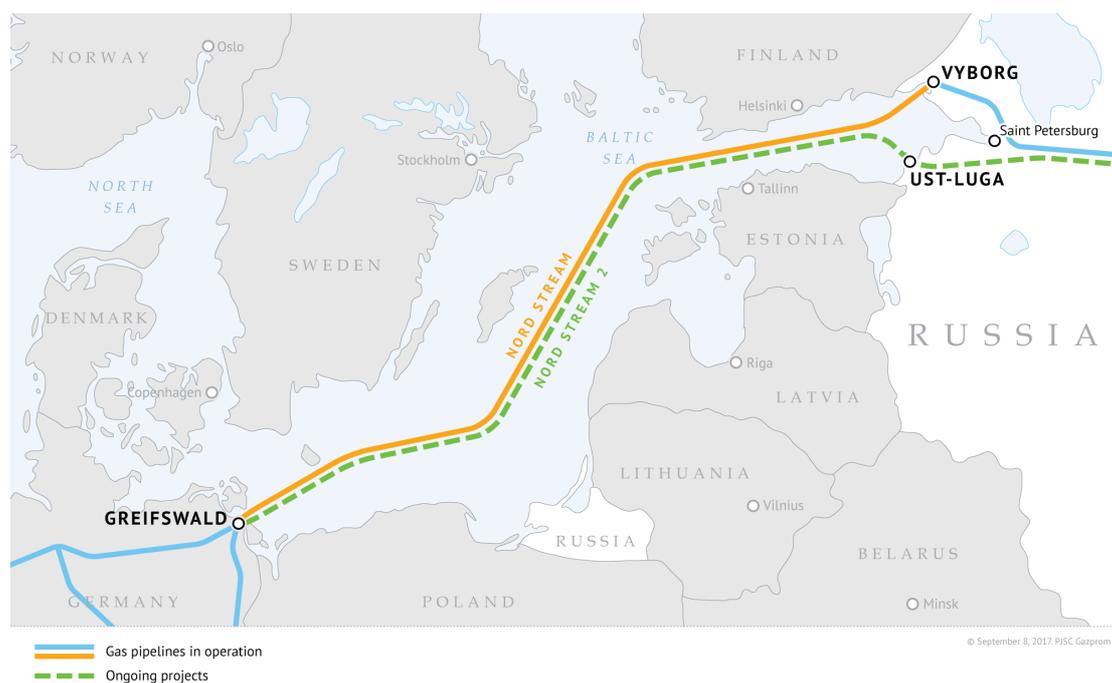


圖 2-1：天然氣管道－北溪線的路線圖

資料來源：<https://www.gazprom.com/projects/nord-stream2/>

線是俄德雙方簽訂後建造的，但事實上北溪線建造完成後，受益的國家不只是德國，幾乎整個歐洲地區都能因此受惠，北溪線的優勢在於其路線不會經過其他國家，直接將天然氣輸送至歐洲國家，因此會大幅降低天然氣運輸的成本，同時較不容易與過去屬於過境國的中東歐國家發生能源爭端，因而影響雙方的能源安全性。然而，北溪線的建造出現反對的聲音，有些許歐洲國家表達對於建設北溪線的不滿，不滿的原因在於建設北溪線的合約是在德國前總理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卸任的前一天才完成簽署，且卸任不久，施羅德還任職於

北溪線營運計畫的主席，⁵²這些行徑在其他國家的想法會認為施羅德是藉由北溪線計畫獲取個人利益，因此才會極力希冀北溪線的合作可以順利進行。針對國際體系給予的壓力，施羅德認為俄羅斯的能源對於歐洲是有助益的，且以能源安全性的層面來說也是有幫助的。事實上，雖然過去梅克爾尚未擔任德國總理時曾批評施羅德過於親俄的政治態度以及能源政策，然而，梅克爾為德國總理時任命的外交部長史坦麥爾（Frank-Walt Steinmeier）過去為施羅德時期的主要閣員，因而當時施羅德諸多對俄的政策得以繼續實行，包括北溪線的合作。

53

第三節 烏克蘭事件與國際體系（2013 年至 2020 年）

此節旨在探討烏克蘭事件發生後俄德能源關係是否發生變化。俄羅斯與德國在能源層面有許多的合作，雙方在 2011 年完成北溪一線並開始啟用，而北溪二線預計於 2019 年年底完工並啟用。然而，2013 年後期烏克蘭事件爆發後，俄羅斯受到西方國家指責其介入烏克蘭內政，並且吞併克里米亞，因而受到西方國家的制裁。德國身為歐盟的引領者之一，且為依循歐盟成立的宗旨，因而與美國商議後共同招攬更多國家共同向俄羅斯祭出經濟制裁。歐盟與德國深知他們與俄羅斯在貿易、能源等部分有許多的合作將會損及大量利益，但仍舊透過制裁手段懲罰俄羅斯的行為。烏克蘭事件後，許多學者開始關注德國與俄羅斯之間能源合作關係是否會受到影響，此節將會敘述烏克蘭事件及克里米亞吞併之緣由，並且論析北溪二線是否受到烏克蘭事件影響，以及國際體系對北溪二線的群起撻伐，俄德能源關係如何演變。

⁵² Edward Lucas, *The New Cold War* (USA: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166.

⁵³ Mark Leonard, Nicu Popescu, "A Power Audit of EU-Russia Relations", *European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https://www.ecfr.eu/publications/summary/a_power_audit_of_eu_russia_relations, p.32 (Accessed: 1st Nov, 2019).

一、 烏克蘭事件之始末

2004 年烏克蘭總統大選，原先是由亞努科維奇當選總統，然卻受到被人指控其買票與作票，因而人民以和平方式抗爭拒絕亞努科維奇當選總統，歷史稱之為「橙色革命」，於是最高法院決議重新舉辦總統大選，第二次的投票為反對派的尤申科（Viktor Yushchenko）獲選為新任總統。⁵⁴由於亞努科維奇是親俄派的，因此俄羅斯對於尤申科的當選並不滿意，於是尤申科為了安撫俄羅斯的情緒，甫上任便將俄羅斯作為第一個外交出訪的國家，並與普丁會面且承諾與俄羅斯加強政治經濟的合作，另外在能源領域持續維持緊密的合作。隔年五月，尤申科再度出訪參加俄羅斯紀念二次大戰勝利 60 週年的活動，由此可以看出尤申科努力與普丁建立良好的關係。尤申科一方面與俄羅斯保持友好關係，另一方面卻支持北約東擴的行為，並強烈的表達與北約建立合作關係。然而此舉引起俄羅斯極度的不滿，認為其親西方國家的政策已然於烏克蘭國內掀起一股反俄的情緒，同時尤申科在天然氣過境、邊境劃分的問題與俄羅斯產生許多爭執，烏克蘭境內恰逢烏克蘭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的經濟危機，而天然氣過境問題對烏克蘭的經濟無疑是損失重大。於此期間，尤申科與其總理提摩申科（Yulia Tymoshenko）之間雖共同拿下政權，然合作期間多次產生衝突，雙方關係分分合合，加上國內經濟狀況始終未獲解決，因而於 2010 年由親俄的亞努科維奇當選總統。

亞努科維奇上任後便大幅調整烏克蘭的對外政策，採行不結盟外交，同時放棄加入「北約」，並且積極出訪俄羅斯且多次聲稱烏克蘭與俄羅斯之間將會維持良好的互動與合作關係，同時在各個領域也將積極尋求與俄羅斯合作。過去烏克蘭與俄羅斯之間的天然氣過境與黑海艦隊駐軍問題也在亞努科維奇上任後解決。在黑海艦隊駐軍的部分，烏克蘭同意讓俄羅斯駐於塞瓦斯托波爾的期限延長 25 年，此項協議使得俄羅斯得以合法且長期的將軍隊駐紮於烏克蘭。兩國

⁵⁴ 施正鋒，「烏克蘭的克里米亞課題」，*台灣國際研究期刊*，第 11 卷第 2 期（2015 年），頁 22。

另外於運輸、軍事、能源等多面領域都有交流與合作，因此俄烏關係相較於過去獲得大幅的改善。⁵⁵

2013 年年底烏克蘭境內陸續出現多起的示威抗議活動，原因在於烏克蘭的經濟狀態始終未獲明顯改善，加上多年以來，雖然烏克蘭與俄羅斯一直都是最大進出口的貿易夥伴，然就區域而言，歐盟為烏克蘭最大的貿易夥伴，因此面對俄羅斯與歐盟，烏克蘭無法決議其經濟傾向。⁵⁶1998 年，烏克蘭與歐盟簽訂「夥伴暨合作協定」(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PCA)，另外於 2008 年展開「深化及通盤自由貿易協定」(Deep and Comprehensive Free Trade Area Agreement, ECFTA)，希冀透過「歐盟－烏克蘭聯繫協議」(Association Agreement, AA) 的方式取代 PCA。簽署聯合協定的好處有兩點：一方面踏出加入歐盟的第一步，二方面可以透過歐盟的自由貿易協定讓更多外資進入並投資烏克蘭，進而帶動烏克蘭的經濟危機。然而 2013 年 11 月 21 日，正當歐盟與烏克蘭準備簽署「歐盟－烏克蘭聯繫協議」(The Ukraine-European Union Association Agreement) 時，亞努科維奇暫停與歐盟簽訂此協議，同時也被質疑否決原因疑與俄羅斯暗通款曲而致，以及國內人民早就因為烏克蘭經濟問題與政府貪污腐敗累積長年的情緒，種種因素使得國內民眾與親歐派的人民聚集於基輔獨立廣場 (the Maidan) 進行為期三個多月的示威遊行抗議，然而抗議期間，政府竟展開血腥鎮壓，因而歐盟、俄羅斯、德國、法國等多個國家介入，並促使亞努科維奇與反對派勢力同意共同協商修改憲法與調整總統權力，但旋即傳出亞努科維奇逃亡的消息。

亞努科維奇逃跑後，俄羅斯出兵至烏克蘭，普丁道出原因在於亞努科維奇以及代理總統圖奇諾夫 (Oleksander Turchinov) 的請求，為了保護身處克里米亞的俄羅斯人民，一切都是基於人道介入，但此次的出兵並未獲得聯合國國安

⁵⁵ 陳婕妤，「普丁時期俄羅斯與歐盟關係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6 年)，頁 72。

⁵⁶ 同上註，頁 73。

理事會的同意，加上當時亞努科維奇早已逃離烏克蘭，因而出兵行動被西方國家認為是藉口以此有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2P）而派兵，引起國際譴罵。⁵⁷2014年2月俄羅斯於克里米亞境內進行一連串的軍事行為，包含佔領機場、軍事基地，而後於2月28日，克里米亞議會進行閉門會議決議脫烏入俄，於是在3月16日舉辦公投，公投結果高達97%同意，因而克里米亞脫離烏克蘭領土，並於18日與俄羅斯簽訂條約併入俄羅斯領土。然而在公投開始前烏克蘭憲法法院裁定公投已經違反憲法規定，聯合國國安理事會於3月15日宣稱不認同其公投結果，由於俄羅斯為國安理事會的一員，因此擁有否決權，即便不承認其行為，但俄羅斯透過否決權使決議未通過。另外，美國與歐盟及北約多數國家皆不認同其公投行為，聯合國大會也100比11壓倒性的反對，然俄羅斯卻對結果嗤之以鼻。克里米亞宣布脫烏入俄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包括歐盟等都對俄羅斯祭出一連串的經濟制裁。美國與歐盟的措施主要是凍結些許與普丁關係良好的官員的資產，同時限制他們的入境，然後針對俄羅斯國內與普丁有深厚關係的銀行、能源公司等則是不得提供融資服務，另外限制國內能源公司提供技術與設備予俄羅斯。而在俄羅斯方面也提出反制裁，限制國內不得進口美國、歐盟等的農產品進入俄羅斯。

普丁上任後為了使國內經濟復甦，大幅調整法律規範並提出減稅政策藉以吸引外資進入投資，同時，過去蘇聯時期過度發展重工業使得經濟結構過度不均，輕工業、民生工業與製造業等缺乏技術與累積過多過時的機器，希冀西方國家帶來更多對俄羅斯更有益處的技術與設備進入，然而，此次的烏克蘭事件無疑使得俄羅斯與西方國家的關係自冷戰時期以來再度降至冰點。能源部分，由於過去的油田已幾進枯竭，需要探勘新的油田，而探勘需要大量的資金與技術，這些部分都是俄羅斯缺乏的，但西方的制裁政策中規定不得提供，因而大大延宕俄羅斯原本與西方國家共同開此與探勘的活動，勢必將對俄羅斯的能源

⁵⁷ 吳銘彥，「烏克蘭情勢剖析」，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https://www.npf.org.tw/3/13336>（檢索日期：108年10月29日）。

層面造成影響。另外，這次的制裁是否影響德國與俄羅斯在天然氣方面的合作，包括過去簽訂的北溪線中的北溪二線，是否將持續興建，也成為眾多學者討論與研究的議題。

二、 俄德關係的變化

烏克蘭事件的發生造成俄德關係惡化。西方國家藉由經濟制裁的方式懲罰俄羅斯的行為，俄羅斯也不甘示弱的提出反制裁的措施表達不滿。德國於施羅德總理在位時期與俄羅斯關係良好，不論是在政治與經濟領域皆有許多合作，北溪線天然氣管道的合作也是在其任內簽訂，而後梅克爾為總理，雖然延續過去施羅德與俄羅斯協定合作的計畫，然而相較於施羅德時期，梅克爾與普丁的互動沒有太多的進展。此次烏克蘭事件的發生，讓俄德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惡化。政治層面來說，俄羅斯認為克里米亞是透過西方認為公平的全民公投方式選擇歸屬俄羅斯的領土，因此普丁宣稱贊同公投的方式，也認同公投是具有效力的，然而西方國家都認為公投是不具效力的，原因在於俄羅斯在克里米亞舉行公投時已經將軍隊派駐於克里米亞，公民可能礙於脅迫緣故而贊同脫離烏克蘭，另外，他們也認為俄羅斯不該干預烏克蘭內政，甚至搗毀烏克蘭的主權，基於這些原因西方國家一致認為懲罰俄羅斯是勢在必行的。透過上述雙邊之口徑方能看出政治上是背道而馳，德國也深知此次參與經濟制裁可能會造成雙方合作的影響，特別是能源合作方面，然而基於人道主義，德國即便在經濟利益會有所損失，但也仍舊維持其制裁力道。⁵⁸

以能源層面分析，烏克蘭事件發生前，俄羅斯與德國之間就一直維持穩定的能源合作關係。過去俄羅斯曾多次與能源過境的國家發生衝突，導致俄羅斯減少輸出能源，也間接影響到進口至德國的能源減少，如此便危害到俄羅斯與德國的能源安全性，因此俄羅斯與德國開始商議建造新的天然氣管道，且管道

⁵⁸ 陳新明，宋天陽，「烏克蘭危機與德俄關係及其演變趨向」，*現代國際關係*，第9期（2014年），頁51。

的路線不再經過傳統過境之國家，北溪線因而誕生。北溪線於施羅德任德國總理時期與俄羅斯簽訂的，北溪一線當時在國際體系受到眾多國家的反對，認為其建設是為了施羅德本身的利益，且建造完成後德國將會更加倚賴俄羅斯的能源，俄羅斯便能透過能源出口獲取政治利益，雖然有眾多反對的聲音，但北溪一線仍舊於 2011 年完成並如期啟用。烏克蘭事件之後，眾多學者觀察烏克蘭事件是否影響北溪二線的建造，然而事件發生延續至今，這條天然氣管道仍舊建造中，因俄德皆認為雖然烏克蘭事件造成兩國關係惡化，但能源合作關係著兩國能源安全性，因此北溪線的合作必須繼續，以維護雙方利益。然而，北溪二線建造的過程充斥著來自四面八方反對的聲音。美國反對的原因在於建設完成後，德國將會因為增加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性，進而使得俄羅斯於能源談判獲取更多利益，另外，美國總統川普上任後極力投入頁岩氣開採，透過開採頁岩氣並藉此出口至其他國家，⁵⁹不僅可以減少對他國能源的依賴，同時也可賺取更多能源財，而歐洲地區必定是川普發展的區域，若是北溪二線如期完成，德國就不一定要向美國進口頁岩氣，如此便會影響美國的利益。歐盟中也存在許多國家對北溪二線的反對，像是法國、丹麥、波羅的海三小國、波蘭等，原因大多都認為德國會更加倚賴俄羅斯的能源，因而在政治方面給予更多妥協，使其獲取更多政治利益，同時也會損害歐洲地區的能源安全性，法國額外反對的原因是德國會藉由北溪線而在能源安全獲得更大的話語權，使其於歐盟更具主導地位，法國並不樂見。⁶⁰丹麥則是認為管道在波羅的海海底下進行輸送，若發生事故將會危害海洋的生態環境，因而予以反對，波蘭為過去傳統能源過境的國家，因此此次能源出口將不會經過自己的國家，也就失去收取過境費的收入。此外，烏克蘭也是站在反對的立場，其原因與歐洲地區相同也是依賴性的問題，加上烏克蘭是多條能源管道輸送的過境國，北溪二線將會使其損失能源

⁵⁹ 「川普能源政策走向與對國際合作的影響」，APEC 能源國際合作資訊網，<https://apccenergy.tier.org.tw/report/article23.php>（檢索日期：2019 年 11 月 1 日）。

⁶⁰ 「北溪 2 號工程，暗含德國的大國夢，每日頭條」，<https://kknews.cc/zh-tw/history/vveqrv2.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11 月 1 日）。

過境費，而能源過境費也是烏克蘭財政收入的其中一項來源，另外，若是往後透過北溪線出口能源至歐洲，長期影響下，烏克蘭將會失去其能源戰略地位，這個部分也是波蘭懼怕的其中一點。⁶¹俄羅斯與德國多次透過媒體或各種場合說明管線合作並不會造成依賴俄羅斯能源的困境，反而因此提升能源的安全性，另外，德國方面也堅決與俄羅斯僅維持能源合作，不會因此使得俄羅斯獲取更多政治利益，但反對的國家依舊不予同意。然而於 2019 年 2 月 8 日，歐盟成員國委員會決議調整天然氣監管條款，條款的内容為歐盟管理天然氣管道，同時也將北溪二線納入管理，讓更多歐盟會員國得以共同監督，德國一開始並不同意，他們擔心此舉或會提升管道的成本，但最後德國同意條款的修訂。在此監控條款下，Gazprom 將會置入歐盟的管理，因此即便興建完成後，俄羅斯的天然氣公司也不是唯一的運營商，如此便能大幅降低俄羅斯藉由能源控制歐洲的可能性，因此歐盟轉而同意北溪二線的興建。另外，烏克蘭抗議管道未經過自己的國家，將會損失過境費的收入以及與俄羅斯談判的機會，因此便會逐漸失去戰略地位，然而梅克爾承諾，德國並不希望增加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且烏克蘭依舊是能源轉運至歐洲的大國。⁶²

第四節 小結

新古典現實主義對於國際體系的說明是延續結構現實主義的定義，但針對其定義的缺陷進行補充說明，例如，結構現實主義認為當國際體系發生變化時，領導人會快速的針對變化做出因應的政策，藉以防範他國。然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領導者是「人」，無法在國際體系變化時迅速反應，即便認知到國際體系的變化，也會受限於領導人的素質與本身對國際體系的認知而做出非符合國

⁶¹ 「烏克蘭傻眼了！俄重大工程已準備就緒，戰略地位轉瞬直下」，每日頭條，<https://kknews.cc/world/zaoj96l.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11 月 1 日）。

⁶² 唐仲寶，「歐盟通過天然氣監管條款 將北溪二號歸為歐盟管理」，希望之聲，<http://www.soundofhope.org/b5/2019/02/09/n2634580.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11 月 1 日）。

際體系的策略，或者甚至是錯誤的認知。有時領導者因應國際局勢變化而提出相應的政策，卻會因為國內其他的政府部門或利益團體等影響政策的產出，因此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結構現實主義對於無政府狀態與權力分配等事予以贊同的，但他們認為短中期來說，不能忽略分析一國的國內政治與領導人認知因素，他們確實會影響政策的制定，但長期而言，權力分配的確會影響一國的外交政策。

透過此章闡述，俄德關係於冷戰時期開始就維持著能源貿易的關係，演變至今，德國已然成為俄羅斯天然氣最大的進口國。由於過去，俄羅斯時常與傳統能源過境國家發生能源爭端，進而影響到歐洲地區的能源安全性，為了減低其安全性之損害，德國與俄羅斯協議並簽訂建造天然氣管線的計畫—北溪線。其管線將不再透過陸地輸入能源，而是透過波羅的海海底進行輸送。此項計畫引起諸多國家的反彈與反對，包括美國、波蘭、烏克蘭、法國、丹麥、波羅的海三小國等都提出反對的原因，然北溪一線仍舊於 2011 年完工並啟用，北溪二線的興建原本預期烏克蘭事件會導致俄德關係惡化而暫停興建，甚至是終止建造，然而俄德之間認為政治關係的惡化並不影響管線的進行，因北溪線計畫對於雙方都是有利的，加上近幾個月歐盟成員國委員會也透過調整天然氣監控計畫，因而歐盟最後同意北溪二線的建造。

第三章 北溪線之國內政治

上一章，筆者解釋新古典現實主義於國際體系的定義，此章將重點轉向國內政治。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基本理論延續結構現實主義的主張，新古典現實主義者接受權力分配影響一國外交政策的產出，他們認為以中長程來說，權力分配確實具有支配能力，然國際體系在短期產生變化時，反而是國內政治與領導人認知影響決策方向，由於新古典現實主義納入此兩項指標，因而與結構現實主義的理論不同。新古典現實主義者認為分析一國的外交政策不能忽略國內政治與領導人，國內政治除了說明國內的政治形態與環境，同時也提及一國的領導者認知、戰略文化、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以及國內制度，同時，國內也存在些許利益團體，他們可能憑藉著在社會的影響力，因而影響領導者作出決策的方向。因此若要完整解釋一國外交政策的走向，國內政治與領導人認知是不可或缺的。本章筆者將針對國內政治領域的指標解釋其意涵，而領導人認知部分移至下章闡述。

第一節 何謂國內政治

新古典現實主義者將戰略文化、國家與社會關係，以及國內制度納入於國內政治層面討論。簡述戰略文化為一國在軍事方面形成的戰略習性，因此面對敵對國家採取的方式較為循規蹈矩，另外也可以解讀為國家國內社會形塑出的國家文化，此種文化建立使得領導者做決策會盡量符合國內慣常的習性與文化。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解釋為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是否良好，將影響產出的決策受到民間支持的程度，社會泛指人民、利益團體等。國內制度指的是國家採行的是何種制度將賦予領導者不同程度的權力決議外交政策的走向與決定。此節將分別闡述戰略文化、國家與社會關係和國內制度更為深入的意涵。

一、 戰略文化

戰略文化屬於國內政治的一環，且確實影響國家國內政治的結果。戰略文化的概念主要是針對戰爭方式的研究擴及而形成。1930年時，英國軍事戰略專家李德哈特（Sir Basil H. Liddell Hart）以歷史經驗的角度針對英國傳統的戰爭方式提出「戰爭方式」的系統化概論。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的戰爭論（On War）一書中提及對付敵人的主要武裝力量倚靠的是絕對戰爭的方式對抗之，然李德哈特閱讀戰爭論後便駁斥這項說法，他認為應該運用「間接路線」的戰略概念，並且也將這項概念與英國傳統戰爭方式劃上等號。他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為何英國在西線軍事對抗中挫敗，乃是當時英國偏離過去傳統的戰爭方式得到的結果。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當時英國首相邱吉爾（Sir Winston Leonard Spencer-Churchill）面對德國的閃電戰與機械化戰爭，憑藉的是間接路線的戰略，因而有效箝制德國的進攻，於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李德哈特的「間接路線」軍事戰略獲得讚賞，也使得李德哈特的地位提升。

雖然李德哈特提出與克勞賽維茲完全不同的軍事戰略概念，但他的研究僅止於英國的軍事戰略部分，並未針對其他國家進行研究與瞭解，然而，英國歷史學者因著德哈特的貢獻，也深入研究他國的軍事戰略並提出一系列的著作。⁶³而後，軍事戰略的概念進而影響美國，於是美國歷史學家偉格列（Russell Weigley）也提出其研究美國戰爭方式的習慣。他研究的範圍是從美國獨立戰爭至越南戰爭，獨立戰爭時是以消耗戰的防禦模式與游擊戰的攻擊方式擊退英國軍隊。南北戰爭時，格蘭特將軍（Ulysses S. Grant）採用殲滅戰的戰爭方式收到成效，往後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及越南戰爭仍舊採用殲滅戰的軍事戰略。偉格列的軍事研究影響未來學者對於研究其他國家的軍事戰略的興趣增加。⁶⁴1970末期開始戰略文化研究，透過上述的敘述可以發現戰略文化是透過文化與歷史

⁶³ 黃恩浩，「爭論中的國際關係『戰略文化』的研究」，*問題與研究*，第4期（2012年），頁97。

⁶⁴ 同上註，頁98。

角度解釋國家戰略行為，而人類學關於文化的解釋被定義是「集體」

(Collectivity)⁶⁵，因此史奈德 (Jack L. Snyder) 以此為觀點創出「戰略文化」一詞與概念，並於 1977 年發行其著作《蘇聯戰略文化》(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史奈德將意向與實踐用以界定戰略文化，在著作中，他認為美蘇之間的對抗與軍事策略，都是由於蘇聯擁有特殊的戰略文化導致的。他將戰略文化定義為「意念、有條件的情緒反應，與國家戰略相關之成員藉由指導、模仿與彼此分享獲得的慣性行為模式的總和。」⁶⁶史奈德戰略文化的定義取代過去以戰爭方式討論國家戰略行為，同時也使得戰略文化的發展逐漸演變為國際關係領域的一環，而被納入國內政治的討論。⁶⁷另外，戰略文化會影響到國家的意識形態，同時，當國家的體系受到國內與國外政治環境的刺激，其適合且能因應國際變化的政策與一國確實擁有的國家能力可以使得國內結構轉移的方式，這些都因著戰略文化而影響政策產出的影響。專門研究戰略文化的學者也特別提出其與組織文化的不同之處，例如軍事被視為是官僚組織，若以廣義的方式定義戰略文化，就是根深蒂固的信念、一國的世界觀以及整個社會的價值觀等。

⁶⁸拉格羅 (Jeffrey Legro) 以及基爾 (Elizabeth Kier) 將軍事視為是官僚組織，同時他們研究一國安全政策的形成是否受到戰略文化的影響。拉格羅指出，過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能夠合法使用化學武器，其原因在於軍事的組織文化以及軍事專家的允准而能使用。基爾認為軍事始終被視為是侵略式的行動與策略，然而當世界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二次世界大戰甫爆發期間 (interwar period)，法國軍隊的組織文化面臨他國侵略時採取守勢的策略，基爾解釋法國採取保守的方針並不是受制於德國力量的威脅，反之是因為國內的

⁶⁵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selected cul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p.3-32.

⁶⁶ 黃恩浩，「爭論中的國際關係『戰略文化』的研究」，*問題與研究*，第 4 期 (2012 年)，頁 98-99。

⁶⁷ 同上註，頁 99。

⁶⁸ Norris M. Ripsman, Jeffrey W. Taliaferro & Steven E. Lobell,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66.

左派與右派勢力影響政治行為的決定，尤其掌權的左派共和勢力反對軍隊趨向專業化，他們擔憂專業化軍隊的行動可能代表保守右派的行為，因此基爾提出實行短期的徵召行動，在概念上將可使軍隊趨向保守的型態。庫普尚（Charles Kupchan）提出與拉德羅和基爾不同的論點，他以更廣義的方式闡述戰略文化，庫普尚主張戰略文化與國家安全深植於菁英政治和公眾社會。⁶⁹

透過上述例子的闡述，理想的戰略文化形式包含國家內部信念、內部規範以及內部假設，戰略文化或者國內的集體意識形成政治領導者、社會菁英，甚至是一般社會，透過共識形成的社會化與制度化將會深入影響國家對外的行為，甚至處於無政府狀態中，決定國家行為的自由會受到國內同意與反對的策略選擇下受到限制。戰略文化理論的核心是規範，例如軍事力量擴張的行為受到道德的規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禁用，以及人道主義的干涉，自 1815 年自由民主的國家置身於民主和平與特殊方式致使和平，其現象的核心解釋是由於跨國性的規範和文化的民主化而形成的。眾多學者認為許多民主國家透過類似的民主規範解決衝突與紛爭，因而認定民主化規範已然外部化，因此，若兩國產生衝突或爭執，便可透過已根植於內部的規範解決雙方的分歧與遏制雙方使用暴力的可能性，如此的戰略文化不會存在於民主國家和非民主國家之間。⁷⁰

戰略文化需要討論一國國內的主流意識形態，因其可能主導國家的外交事務、使用武力的意願高低，以及民族主義作為國內核心理念的可能性。例如蘇聯認定資本主義使其受到圍困，列寧與史達林必定將西方國家的行動視為威脅，因而與其合作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⁷¹因此，哈斯（Mark Hass）認為兩國是否結盟，其國內主流意識是重要因素。另外，民族主義文化促使個人犧牲小我以成就國家而使國內資源大舉挪用以援助國家安全政策的實行。法西斯主義（Fascism）是極端民族主義的形成，因此，施惠勒（Randall Schweller）指出

⁶⁹ Norris M. Ripsman, Jeffrey W. Taliaferro & Steven E. Lobell,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67.

⁷⁰ Ibid, pp.67-68.

⁷¹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Elusive Balance: Power and Percep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32-58.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法西斯主義為首的德國、義大利與日本得以於無政府狀態下取得大量動員與資源便是一例。

此外，當菁英欲透過調整政策改變國內體系時，戰略文化會嚴重的限制菁英的行動，庫普尚針對這個說法指出決議政策的菁英會深陷於戰略文化，因而當國家面對國際形勢的改變，領導者必須因應國際局勢改變的急迫性重新擬定決策，但戰略文化將會侷限其思考與行動，同時，戰略文化也給予領導者避免做出錯誤決策的藉口。有些極端的案例就如庫普尚所言，因自我圍困或過度擴張而做出非理智性的外交決策。戰略文化也可能阻礙國家面對外部環境的挑戰與掌握機會的契機，至少數極端的案例中，有些國家面對更為混亂的環境，戰略文化限制一國國內政策的選擇性。

二、 國家與社會關係

國內政治的第二個內容為國家與社會關係，其定義為一國的中央政府或機構與經濟和社會團體之間的互動關係。然而其互動關係的重點在於政府與社會之間的和諧程度，程度的定義有兩個指標：第一項為領導者決議某項決策，國內的利益團體或人民是否大多支持，或者這項決策能使利益團體與人民獲取利益的多寡；第二項為領導者決定國家的外交與安全政策，國內利益團體與人民對於政策的支持度高低反映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凝聚程度，透過兩項指標歸納國家與社會的和諧程度將影響領導者決策產出的效應，因此若與社會的互動關係良好，領導者便能擁有足夠的能力組織動員與控制國家。此外，國家與社會維持良善的關係可以產生良好的機制解決彼此的分歧與紛爭，同時也能使政策制定與實行過程的衝擊減少。⁷²

上段提及國家與社會和諧程度的定義，接著要闡述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另一個層面，若國內政治制度是允許社會自主產生對於某項國內議題的共識，而政

⁷² Norris M. Ripsman, Jeffrey W. Taliaferro & Steven E. Lobell,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71.

府以社會共識做出決策，那麼當自主的情況發展到某個程度，政治制度將會變成國家的決策不是由主要的外交政策部門決議，外交政策的決定將會遵循國家偏好以及面對外部環境變化時國內的需求，如此的結果將導致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缺少和諧。因此，若是外交政策部門與社會重要的利益團體之間的關係良好，亦即當制定外交決策者做決策時，這些利益團體對國家領導者與外交政策部門將會抱持高度的信任與尊重，因此領導者制定決策時便能更為輕鬆，同時也較能針對國家情勢制定更為合適的政策，反之，如果雙方的和諧是建立於當領導者制定決策的過程中需要更多的磋商，甚或社會團體也需加入討論，將可能發生決議後的政策僅滿足國內的利益，而不會符合國家對外的利益，甚至可能為了滿足國內利益而犧牲對外的利益。

倘若決策者與社會團體缺乏共識，則決策者就必須克服國內反對的團體與聲音，且花費更多時間與之商榷以其政策能順利推行。因此，如果社會對於國家的態度是充滿質疑的，或者政府的決議是損及社會的權力與資源，那麼政策要能落實的可能性會變得更為艱鉅。外交政策與重大的決策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資與金融資源，如果國內的大型社會團體擁有這些資源，他們可以因為缺乏對國家的信任感而拒絕給予幫助，長期將會損害社會對政府的信心，因而國家會逐漸失去權力；更甚者，若是針對某些狀況下制定不合適的政策，可能會危及或威脅國家本身與其體制。舉例來說，1905年至1917年的俄羅斯沙皇時期，當時是尼古拉二世（Tsar Nicolas II）在位，由於其主政時的政策引起國內社會不滿，因此反對派共同合謀推翻其政權，同時俄羅斯也相繼遭到德國與鄂圖曼（Ottoman）的侵略。1625年時的西班牙是由國王腓力四世（King Philip IV）主位，其首相奧利瓦雷斯伯爵（Count-Duke Olivares）由於中央集權與加稅政策而引發加泰隆尼亞（Catalonia）叛亂以及葡萄牙宣布獨立，由上述兩例可得政策不當付出的政治代價可能就是戰爭的發生。⁷³

⁷³ Norris M. Ripsman, Jeffrey W. Taliaferro & Steven E. Lobell,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71-72.

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中最後一項要素是軍民關係（civil-military relations），軍民關係為公民社會與軍隊組織之間的互動關係，其主要重點在於公民社會主導軍事行動的力量高過於軍隊主導的力量，以及軍隊組織能否在維護自身的利益下持續保有強大且有效防禦國家的能力，領導者該如何使兩者取得平衡是軍民關係的重點，但在民主體制裡，軍民關係要取得平衡是複雜的。杭亭頓

（Samuel Huntington）認為公民社會可以介入軍事行動，但必須以較為客觀且不影響軍隊組織的方式，因而於此模式下，軍官便能在公民賦予權力並監督之下組織軍隊且從事軍事活動，然其過程需隔絕政治的介入。透過這項觀點檢視美國越戰時期的失敗，原因為當時總統詹森（Lyndon Johnson）的微觀管理（micromanagement）方式導致美國在越戰的軍事行動以失敗告終，所謂微觀管理就是詹森面對越戰時，其軍事行動的策略方向不是著眼於更大更遠的戰略，採取的反而是短小且只能緩急的戰略模式，因而越戰致使詹森下台。這個例子說明總統是由民選產生的，而詹森當時以微觀模式作為軍事戰略，卻導致越戰的失敗，於是，公民能力使得詹森下台以示負責，因此政軍關係是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表現，其關係的好壞會影響國家的政策是否能帶領國家走向國際。

74

對於新古典現實主義者而言，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對於國家採行戰略性政策會有一定的影響力，正如施惠勒解釋失衡的原因，他認為一國失去平衡或者面對具有侵略性的外部者，而國家的反應卻毫無抵抗能力，出現失衡的原因由兩項國內因素所致。第一個是領導人認知受到國內政治的影響多過於國際政治的干擾，第二個原因是國內政治要維持平衡狀態，其風險與成本的付出過高，因而產生失衡現象，⁷⁵此外，國家與社會的關係要特別提及社會與政治菁英之間的關係是彼此存在共識，抑或是關係破裂的程度高低，因其程度可能使國家產生不同程度的失衡狀態，政治菁英之間的共識與凝聚力會影響國家領導者面臨

⁷⁴ Ibid, pp.73-74.

⁷⁵ 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2 (2004), p.168.

外部威脅能否提出適當的政策並維持其平衡性，而公民社會的凝聚力則反映一國政治與社會的整合程度。當國家的內部關係是破碎與分離的，那麼領導者會傾向於制定最小傷害的政策，因其至少降低國內紛爭，但可能的結果就是政策面對外部環境的威脅時不具備足夠的影響力，最終國內政治會愈發脆弱，因而軍隊、反對派以及社會利益團體將會影響領導者開始調整社會資源，並將資源移往需要之處而讓國內逐漸趨於平衡，施惠勒的解釋無非是強調政治菁英與公民社會之間的關係若是處於不完整及惡劣的關係，那麼國內政治將會走向失衡的狀態，因此政府與社會的關係對於國內政治的發展是極其重要的。⁷⁶

三、 國內制度

國內政治最後一個部分是國內制度，國內制度包含政府組織的結構以及國內政治體制，因此國內體制的結果往往決定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走向。一國正式的制度、組織慣例與處理事務的過程與官僚組織的監督，這些都是國家憲法規範下建立的規則與立法使國內政治有良好的秩序，這些立法和規範可以決定誰使政策走向正式化、立法過程走向何種階段與立法機關中何項職位具有否決法案的權利等，不同位置的人員與機關都被賦予一定的權力，並於國內政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藉以重新形塑政府的政策與秩序，因此國內制度的架構在回應國內體系的壓力中具有重要的影響力。⁷⁷

闡述戰略文化的部分，筆者提及民主國家之間透過分享民主規範和規則的方式降低雙方發生衝突甚或戰爭的可能性，然國內體制對於國家與國家之間維持和平是具有影響力的。例如權力分配、平衡的檢視與公民社會的參與等對於實行民主制度的國家有其限制力，這些體制或制度會避免領導者走向紛爭與戰爭的方向，因此透過民主制度的實行可以分辨一國制度的不同之處，若是一國

⁷⁶ Norris M. Ripsman, Jeffrey W. Taliaferro & Steven E. Lobell,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74.

⁷⁷ *Ibid.*, p.75.

採行民主制度，最重要的部分在於其國家不管是總統制、議會制或是混合制，其領導者與國內主體性的自主程度高，且領導者與立法機關和其他官僚組織之間的關係也是有其自主權。此外，影響民主國家外交政策的程度包含領導者握有多少實權、主政者與立法機關的關係、政黨體制是兩黨制或是多黨制、投票機制是多數決議或是比例原則，以及政府與其行政機關的品質，這些部分接連影響到國家領導者可以控制國家的能力有多少，以及民主國家面對外部衝擊或變化，能否適應並因應改變而提出適當的政策與投入國際的資源多寡，而使其於國際仍具有影響力。更甚者，體制和立法監督的過程是否被建立，且制定外交政策是由國家領導者或立法機關指派外交部實行，抑或由其他主要的機關或人員負責，這些都是國內體制重要的部分。馬斯坦迪諾（Michael mastanduno）曾於一篇文章中提到美國的國內制度，美國憲法明確規定實行總統制，並且將權力配與全體公民。雖然讓公民擁有權力是優點，但缺點在於當領導者要針對國際情勢制定政策時，可能會受到公民社會的影響，因而無法立即與果斷地做出決策，這個情況在民主國家是很常見的，反之，非民主國家的領導者能有多大的權力決策則端看於國內制度的訂定。⁷⁸

國內制度並不單指正式的制度，諸如立法的程序、決議的程序，或者政治慣例等都會影響主要決策者實行政策的過程，這些部分都受到傳統的慣例、不成文的規定等慣常性的互動方式影響領導者決策的行為。慣例（Practices）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就運用於英國黨派規範和美國國內非黨派關係及兩黨黨派關係中，通常慣例在主策者立法過程中扮演主要的角色。相反的，若是需要主政者和反對派協商將會導致決策過程變得更為複雜與難以實行。因此這些特徵都決定領導者是否具有自主權制定適合國內情勢的政策，以及領導者是否需要妥協於有資格否決法案的人員，或者透過互投贊成票以通過彼此有利的法案並形成政治聯盟。⁷⁹

⁷⁸ Norris M. Ripsman, Jeffrey W. Taliaferro & Steven E. Lobell,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76.

⁷⁹ Norris M. Ripsman, Jeffrey W. Taliaferro & Steven E. Lobell,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針對新古典現實主義派認為國內制度影響國內政治，里普斯曼（Norrin Ripsman）提出他的觀點，他發現不同的制度會影響民主國家構想他們的安全政策，包含議會制與總統的區別、國內政黨的數量、重大選舉活動的次數及外交部與立法機關的關係。里普斯曼認為主政者擁有自主制定決策的程度會從立法機關和主要反對派得知，若是強勢的領導者，即使他們面對國內反對派的挑戰也能決定政策的走向，反之，弱勢的領導者則會面臨反對派強勢的態度因而左右其外交政策的產出。范亞倫（Aaron Friedberg）、施惠勒與泰利爾菲諾

（Jeffrey W. Taliaferro）他們分別指出影響國家面對外部環境變化時的中介變數：國內制度、政治體制的脆弱性與吸取能力，並個別針對其提出解釋。首先，關於國內制度方面，范亞倫認為冷戰形成的初期，美國脆弱的國內制度、社會群體重視物質利益與根深蒂固的反國家意識形態形成美國的軍事戰略方向。其次是政治體制的脆弱性的部分，施惠勒解釋國家可以有效制衡外部敵人或者聯盟的可能性是政府除去國內體制與其脆弱性的結果。最後是吸取能力的層面，泰利爾菲諾主張國家制度對於社會汲取能力的程度在於國家主導的民族主義與深植於國內的國家主義或反國家主義的形式，其形式是透過仿效強權國家的軍事制度並試著透過軍事創新，或者既有的政策消弭敵人既存的優勢。⁸⁰

透過上述關於國內政治的分析更能理解國內政治對國家政策制定的影響力之大。面對外部環境的不斷變化，領導者需要制定符合國家利益的政策，然受到國內的戰略文化、國家與社會關係及國內制度的影響，主政者並不能隨心所欲的決定國家走向，有時會因損及國內社會團體的利益而遭到反抗，因而需要更改政策走向，這類事件層出不窮。因此要了解並分析一國的外交政策，國內政治的了解是不能忽略的。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76-78.

⁸⁰ *Ibid*, pp.78-79.

第二節 後冷戰時期俄德國內政治（1991 年至 2013 年）

蘇聯瓦解後，過去曾為蘇聯成員國皆紛紛獨立，俄羅斯也正式結束共產體制，轉向民主與市場經濟體制。當時俄羅斯的經濟與政治體制的重大變革，造成國內巨幅的震盪，這股震盪導致俄羅斯的對外政策受到嚴重的影響。俄羅斯的首位總統葉爾欽在位時，國內處於動盪不安的政經局勢，所以經濟較蘇聯時期更為衰退。俄羅斯具有的優勢在於國內擁有豐富的能源，於是，普丁上任總統後以能源發展為主，而俄羅斯的經濟終於開始復甦，2004 年普丁更制定《俄羅斯於 2020 年前的能源戰略》作為其能源外交的主軸。然而由於俄羅斯與過去傳統的過境國，例如烏克蘭、白俄羅斯等國相繼因過境費與輸入能源的多寡與價格產生紛爭，影響國內與歐洲的能源安全性，因此俄羅斯與歐洲多國開始討論建造新的能源管線，且以不通過傳統過境國為主，於是，俄羅斯與德國合作開發的北溪線誕生，而北溪線詳細合作的過程將於第二小節敘述。

一、 俄羅斯能源外交戰略的過程

1991 年蘇聯瓦解後，葉爾欽作為俄羅斯的首位總統，然其上任後政治與經濟混亂，政治方面，寡頭出現與貪污腐敗；經濟方面，由於俄羅斯甫由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因而導致惡性通貨膨脹的發生，經濟狀況相較於蘇聯時期更為衰退。外交部份，俄羅斯在國際間缺乏盟友的幫助。但當時歐美國家紛紛伸出援手，然其援助重點在於俄羅斯須維持市場經濟體制，並持續實施緊縮貨幣政策，西方國家將會提供大量資金幫助其重建。因此，俄羅斯的策略採取完全靠向西方，並透過歐美國家提供資金與技術以期快速恢復，並回到大國的繁榮景象與話語權。

葉爾欽為了在政治與經濟方面獲得西方國家的資金、支持與幫助，甚而犧牲能獲取的利益，同時在國際的重大議題也都選擇與歐美國家站在一起，然而

葉爾欽完全靠向西方的政策卻未得到西方國家的實際援助，例如 1992 年與 1993 年西方國家分別於慕尼黑會議與東京會議承諾將會提供資金幫助俄羅斯重建，但資金並未完全到位，甚至資金援助的方案是有附帶條件。⁸¹1991 年俄羅斯外交部成立區域合作與處理經濟問題部門（Department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Economic Problem, DRSEP），其組織主要的任務在於俄羅斯的經濟面對快速轉型時會經歷的問題，需要提出可以因應的解決方法，同時處理蘇聯時期遺留下來的負債問題，但這個組織存在的並不長久。1993 年成立新的經濟合作部門（Department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取代過去的區域合作與處理經濟問題部門，其成立的時期剛好是俄羅斯積極加入七大工業國組織（G7）以及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之時，這個組織存在的責任在於透過已經轉型的經濟型態積極與國際經濟快速接軌，並且與國際的經濟、金融、商業組織等有良性的互動，經由與國際組織的互動提升加入 G7 與成為 WTO 成員的機會，同時也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建立良好的關係，增加與歐盟的合作。⁸²藉由這個組織的成立了解葉爾欽時期積極與歐盟和世界合作的企圖心，以及希冀脫離經濟衰退的泥沼。1996 年 6 月普里馬可夫（Yevgeny Primakov）出任外交部長，其主張調整過去全然導向西方的政策，與西方國家維持良好的互動之餘，也必須與日本、中國等亞太國家合作，走向一個多極化的發展。雖然調整部分與西方國家的關係與政策，但仍舊積極以加入 G7 與多個以西方國家主導的經濟組織，以及能源外交政策的制定的重要性。

1999 年普丁上任便進入經濟外交的第二階段，其對外政策轉向務實外交。俄羅斯透過與國際經濟組織的合作，帶動國內經濟的發展以及提升俄羅斯在對外市場與外資投資的意願與地位。2003 年提出的國情咨文的內容，俄羅斯政府

⁸¹ 李孟融，「俄羅斯經濟外交與俄德能源關係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頁 32。

⁸² 同上註，頁 32。

仍舊將重心置於加入國際經濟組織，與獨立國協國家的整合更趨完整與深入，並與歐盟成為戰略夥伴，藉由務實外交的方式為俄羅斯於國際建立信任感與威信，進而讓俄羅斯成為有力的國際投資環境。⁸³另外，俄羅斯與歐盟之間的合作關係也是其重點之一，雙方的合作夥伴關係是於 1994 年簽署相關合作事項而奠基，其中最重要的合作計劃當屬能源合作，其重點項目為基礎建設的興建。歐盟與俄羅斯之間不僅僅存在能源互賴關係，雙方也是彼此重要的貿易夥伴，以 2003 年為例，其貿易額為 6500 萬美元，約為當時俄羅斯對外貿易總額的 36%，顯現彼此的貿易關係是緊密的，同時，歐盟也與俄羅斯透過日益增加的能源對話鞏固雙方能源合作的關係與必要性⁸⁴，俄羅斯與歐盟合作的好處在於，除了地緣關係以外，可得到歐盟先進的能源設備與技術，並且吸引外國投資俄羅斯。⁸⁵

對於俄羅斯政府而言，能源產業一直都是國內獲取龐大外匯的收入來源，因此俄羅斯外交部致力於透過能源外交的政策獲取收益，並藉此收益幫助國內其他產業得到資金挹注而發展，除此之外，藉由能源外交政策強化並提升俄羅斯能源產業於國際的影響力，另一方面，俄羅斯政府為了提升其能源安全性與降低能源運輸成本，因此開始與多國進行雙邊合作關係共同開發新的石油與天然氣管線，例如與德國合作開發的北溪線（Nord Stream）。德國為所有歐盟國家中，與俄羅斯天然氣貿易最高的國家，過去由於烏克蘭與白俄羅斯相繼與俄羅斯發生天然氣爭端，因此導致當時俄羅斯政府祭出「斷氣」手段，此舉不僅造成俄羅斯能源收益的損失，同時也危及德國與俄羅斯的能源安全性，於是事件過後，俄羅斯便與德國商議興建無需通過傳統過境國家的天然氣管線，北溪線因此誕生。

⁸³ 李孟融，「俄羅斯經濟外交與俄德能源關係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頁 33。

⁸⁴ 同上註，頁 34。

⁸⁵ 楊爵鴻，「後冷戰時期歐盟與俄羅斯合作關係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頁 29。

二、 俄德國內政治之視角－北溪一線

普丁上任後實行「能源外交」，由此看出能源是普丁作為國家發展的主軸，因此，筆者以俄羅斯能源戰略的角度論述。天然資源一直都是俄羅斯經濟發展中最為倚賴的，因此，俄羅斯政府針對天然資源於 1995 年至 2002 年期間討論政策制定的方向，後來便於 2004 年制定《俄羅斯 2020 年前的能源戰略》，再於 2007 年宣布《俄羅斯 2030 年前的能源戰略》。日茲寧（Stanislav Z. Zhiznin）過去在其書中《能源外交原理》闡述俄羅斯能源外交戰略包括對外能源政策的理論與現實狀況，同時也道出俄羅斯希冀透過能源獲取經濟與政治利益。由於俄羅斯的對外政策中能源在經濟發展中佔有大部分的比例，由此驗證能源對俄羅斯的重要性，以及普丁實行的能源外交為俄羅斯經濟外交的主軸。⁸⁶

兩項能源戰略政策的內容主要為保護俄羅斯能源安全性、獲取對外經濟與政治利益、增加俄羅斯能源公司於國際的地位及積極參與國際能源合作。此外 2030 戰略計劃提及對電力設施進行改革，然其主旨為針對天然氣產業規劃，俄羅斯希冀開發液化天然氣，為了增加出口多樣性，俄羅斯積極開發新市場，同時除了歐洲與俄羅斯過去已有密切的能源合作外，也應該重視亞洲的市場。過去普丁就任時承諾讓俄羅斯躋身於超級強國之列，因此 2020 能源戰略提出使俄羅斯成為世界能源產業的主導國，再藉由能源合作的方式逐步讓俄羅斯於國際取得一定的地位。目前為止，俄羅斯的能源戰略計畫執行的成效相當不錯，其原因在於俄羅斯經濟的基礎是能源工業，佔國內生產總值的 28%，⁸⁷2006 年的出口項目有 68% 為石油與天然氣。⁸⁸此外，俄羅斯也將能源作為換取政治利益與推行對外政策的手段，因此俄羅斯在制定能源戰略會考量到經濟與政治方向，由此可知能源對於俄羅斯復興經濟與作為對外戰略重要的推手。⁸⁹

⁸⁶ 楊爵鴻，「後冷戰時期歐盟與俄羅斯合作關係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頁 36。

⁸⁷ Philip Hanson, "How Sustainable Is Russia's Energy Power?,"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No. 38 (2008), p.11.

⁸⁸ *Ibid.*, p.11.

⁸⁹ 李孟融，「俄羅斯經濟外交與俄德能源關係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

俄羅斯能源政策包括天然氣出口不經過傳統過境國家，例如烏克蘭與白俄羅斯，當時天然氣出口至歐洲地區有將近 90% 的輸送路線需經過烏克蘭，由於大多能源出口需依賴傳統過境國才能到達歐洲地區，因此與過境國偶有紛爭出現，紛爭的內容大多過境國非法抽取天然氣、過境費時常的更動，以及若是與過境國出現不穩固的政治狀態，這些都將影響俄羅斯與歐洲地區的能源安全性問題。2006 年與 2007 年，俄羅斯分別與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產生能源爭端，主要紛爭的內容在於過境費用的問題，起初是因為俄羅斯認為烏克蘭與西方關係越來越密切，加上當時是由親歐派的尤申科擔任總統，因此俄羅斯決議烏克蘭往後購買天然氣價格提升為每 1000 立方公尺 230 美元，然烏克蘭認為若要提高購買能源的價格，那他們也將提高過境費，甚至提議提高塞瓦斯托波爾俄羅斯海軍基地的租金。⁹⁰另外，白俄羅斯則是非法抽取從石油管道輸往歐洲的石油，導致輸往歐洲地區的石油供應量不足，其中又以德國與波蘭損失最大。⁹¹由於這些爭端的緣故導致歐洲地區的石油與天然氣獲取量受到影響，因此俄羅斯積極希冀建造新的天然氣管道，新的管道將不再經過過去傳統過境國家，因此俄羅斯與德國合作共同興建天然氣管道—北溪線。這條天然氣管道是透過波羅的海海底輸往德國，因而不會通過傳統過境的國家，對於俄羅斯與德國來說將能保障雙方的能源安全性。但此條天然氣管道是最受爭議的管道，對許多國家而言，例如美國、法國等認為北溪線將會使得德國更加依賴俄羅斯的能源因而危害歐洲地區的能源安全性，進而使其獲取政治與經濟利益，而對傳統過境國家來說，例如烏克蘭、波蘭、白俄羅斯等則無法收取過境費，久而久之也會失去地緣優勢與戰略地位，使俄羅斯更能藉由崛起的能力控制他們。然而俄羅斯國內則是一致同意北溪線的計畫，因其能提升能源安全性，同時也能達到他

(2010 年)，頁 37-38。

⁹⁰ 美國之音記者：德內甚涅拉，「分析俄羅斯與烏克蘭天然氣爭端」，**大紀元**，<http://www.epochtimes.com/b5/6/1/3/n1175907.htm>（檢索日期：2019 年 11 月 28 日）。

⁹¹ 張弘光，「俄羅斯供應歐洲石油發生供油不足現象」，**大紀元**，<http://www.epochtimes.com/b5/7/1/9/n1583516.htm>（檢索日期：2019 年 11 月 28 日）。

們制定對外能源戰略的目標，其中便是提升能源出口量，北溪線建成後能供應 550 億立方公尺的天然氣，另一方面，德國國內大致贊同北溪線的計畫，其原因在於建成後可以免除過去能源紛爭帶來的能源損失，而德國也是歐盟國家中天然氣需求量最高的國家，北溪線將能提供德國源源不絕的天然氣，於是雖然國際反對聲浪群起，但北溪一線仍舊於 2011 年建成並啟用，然北溪二線持續建造中，原先於 2019 年年底完成並開始輸送天然氣，但後期受到美國的影響，因此建設完成的時間可能會是 2020 年年底。

第三節 烏克蘭事件與俄德國內政治（2013 年至 2020 年）

後冷戰時期，烏克蘭事件使得俄羅斯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以及國際關係再度進入不穩定的局勢。烏克蘭曾為蘇聯的一員，由於地緣關係，烏克蘭始終與俄羅斯保持著愛恨交織的關係。因俄羅斯有 90% 的天然氣會過境烏克蘭再輸入歐洲地區，烏克蘭可以藉由能源過境收取過境費，同時也因其處於能源戰略地位，因此俄羅斯可以藉由這個原因降低烏克蘭的能源價格。然俄羅斯始終抱持過去蘇聯時的態度，希冀持續在中東歐地區展現其影響力與話語權，因而當烏克蘭傾向與歐盟合作時，俄羅斯會透過能源手段嚇阻烏克蘭進入歐盟，換句話說，烏克蘭若要保有正常的能源供給與優惠的能源價格，唯有與俄羅斯合作雙方才能達到政治穩定，而不影響能源的運作。

烏克蘭事件的發生是由於親歐的尤申科當選總統，上任後旋即與歐盟要簽署多項合作協議，且加入歐盟是勢在必行的態度，然尤申科與總理提摩申科之間的分分合合以及與歐盟的合作遲遲未獲進行，導致烏克蘭經濟始終無法進步，因而下一屆的總統大選由親俄派的亞努科維奇任職新任總統，亞努科維奇上任後宣稱放棄加入「北約」，同時天然氣與黑海艦隊駐軍等問題獲得解決，任內也多次出訪俄羅斯，與俄羅斯之間的合作也包括軍事、運輸等，烏克蘭在亞

努科維奇任內與俄羅斯的關係迅速破冰甚至變得更加緊密。然而 2013 年 11 月亞努科維奇宣稱暫停與歐盟準備簽署的「歐盟－烏克蘭聯繫協議」，此舉引起國內親歐派人士的不滿，認為突然取消是因亞努科維奇與俄羅斯政府暗通款曲，另外，烏克蘭人民長年積累對於政府貪污與經濟未獲起色等原因，因而親歐派人士與眾多對政府不滿的人民集結於基輔廣場展開示威遊行抗議行動。抗議行動歷時長達三個月，但示威遊行期間，政府竟透過血腥鎮壓的方式對待抗議群眾，此舉引起國際社會撻伐，包括德國、歐盟、法國、俄羅斯等紛紛介入，但過不久旋即傳出亞努科維奇逃亡事件。2014 年 2 月俄羅斯於克里米亞進行一連串軍事行動，包含佔領機場與軍事基地等，而後於 3 月 16 日克里米亞進行公投，公投結果以高達 96% 同意克里米亞脫烏入俄，然此舉卻引來西方國家的不滿，聯合國也認為公投結果是無效的，因此西方國家以美國為首向俄羅斯祭出經濟制裁。

克里米亞脫烏入俄事件，俄羅斯政府認為未有不妥之處。西方國家認為俄羅斯已將軍隊駐紮於克里米亞，也就是變向的以軍事武力的方式脅迫克里米亞人民公投須合乎俄羅斯想要的結果，因此克里米亞的公投結果才會以高支持率決定脫烏入俄。過去俄喬衝突的事件，俄羅斯政府已建立鄰近國家發生衝突時的應對模式：不排除有限度地採用軍事武力、承認鄰近具有爭議地區之獨立地位、不與北約進行交涉，反而期待由歐盟主導調停事宜，倘若歐盟無法參與則可另由歐安組織主導。透過上述的幾項主張，俄羅斯政府於此次的烏克蘭危機大致以這些原則作為解決辦法，然有些許的原則作出調整。首先，「不排除有限度地採用軍事武力」的部分，由於俄喬衝突的經驗，俄羅斯重新針對軍事提出改革，於是出兵克里米亞選擇於西方國家尚未作出應對決策的情形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進入克里米亞。其次，「承認鄰近具有爭議地區之獨立地位」的主張維持俄喬衝突時的方式，俄羅斯政府接受克里米亞的請求，並透過憲法制定的程序讓克里米亞以合法公正的方式加入俄羅斯，這也是自蘇聯時期以來將俄裔為大宗的地區合併為國家領土的首例。為何克里米亞會讓俄羅斯希冀合併

的原因有幾項：首先，俄羅斯政府已經預先認定烏克蘭選舉將會產生親歐派的總統，因而願意接受選舉結果，然烏克蘭國會卻用罷黜的方式逼迫亞努科維奇下台，俄羅斯政府認為難保未來可能會再有相同事例的出現，然而選舉結果就如俄羅斯政府所研判，由親歐派的波洛申科（Petro Poroshenko）當選為新任烏克蘭總統，並於 2014 年 6 月底與歐盟簽署貿易協定，並為未來加入歐盟積極的籌備。第二個原因是克里米亞對於俄羅斯來說具有極大利益。亞努科維奇任內將租借予俄羅斯黑海艦隊駐軍於克里米亞港口的期限延至 2042 年，由於這個原因，俄羅斯給予烏克蘭租金並優惠能源價格，而如今將克里米亞納入其行政區，則可以免除費用，同時港口安全更能獲得保障。第三個原因是俄羅斯政府為了呼應給予海外俄裔保護安全的需求，因此俄羅斯長期呼籲過去蘇聯各加盟國善待境內俄裔居民，同時也宣稱當俄裔居民受到不合理對待時給予協助，而克里米亞境內有超過半數的俄裔居民，此次烏克蘭危機若無伸出援手給予協助，未來他國若有類似事件將無法服眾。最後一個原因是 1954 年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將克里米亞割予烏克蘭，過去烏克蘭同屬蘇聯一員，因而沒有屬地的問題，但蘇聯瓦解，烏克蘭獨立後克里米亞就變成是烏克蘭的領土。然克里米亞的烏裔居民約 2 成多，且島與烏克蘭幾乎分離。⁹²

第三個原則是「不與北約進行交涉」，這個部分依舊延續俄喬衝突的方式。北約在 2007 年與 2008 年於東歐地區採取擴張政策。2007 年北約於波蘭和捷克部署反彈道飛彈系統與雷達站，2008 年邀請喬治亞與烏克蘭加入北約，北約的這些行徑都讓俄羅斯感到不滿並強硬的回應若鄰近發生事情不排除動用軍事武力解決紛爭，因而發生俄喬戰爭。北約於此次的克里米亞與烏克蘭事件並沒有召集北約會議甚而使用軍事方式與俄羅斯針鋒相對，反之是以經濟制裁的方式懲罰俄羅斯的行為，大多被制裁的都是與普丁關係良好的幕僚與企業家等。第四個是「期待由歐盟主導調停事宜」的原則。普丁始終認為俄羅斯屬於歐洲地

⁹² 連弘宜，「克里米亞事件探討俄羅斯對外政策」，**戰略安全研析**，第 110 期（2014 年），頁 31-32。

區，因此歐洲事務必須是由歐洲地區自行解決，不屬歐洲地區之國家不得干涉，除了說服歐盟國家同時以能源合作鼓勵歐盟主導調停，但過程並不順利，原因在於當時歐盟輪值國為立陶宛，立陶宛屬歐洲小國並不足以代表整個歐盟的意見與決定，且俄羅斯也並沒有意與立陶宛的領導人見面，因此由歐盟主導之決策始終延宕。最後一個原則是「俄羅斯認為若是歐盟無法出面調停，至少能由歐安組織介入」，烏克蘭事件由歐安組織輪值主席瑞士總統柏克哈特（Didier Burkhalter）於五月上旬前往莫斯科與俄羅斯政府談話，即便普丁了解派歐安組織前去談話以表露出俄歐關係的不信任與關係不佳，但仍親自接見並透過與歐安組織的會面了解西方國家的想法，此後便呼籲烏東地區親俄派團體停止於 5 月 11 日的獨立公投，藉此能維持與當時臨危授命的圖奇諾夫臨時政府保持談話機會。⁹³

烏克蘭事件處於僵持狀態時，德國已於此次的烏克蘭危機扮演主導歐盟外交的態勢。德國總理梅克爾於烏克蘭危機甫發生時便與俄羅斯政府直接談話，也於訪美期間與當時的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探討對俄決策，由此可以看出德國已有帶領並代表歐盟外交政策決議的趨勢，另一方面，德國也不願意對俄羅斯採行強硬的政策，希望透過和談的方式化解此次的衝突。⁹⁴德國政府內部有兩股聲音，一股是希冀透過經濟制裁懲罰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的行為是錯誤的；另一股聲音則是不支持以經濟制裁處理克里米亞事件，因制裁將會影響俄德能源關係，以及兩國石油公司互相合作的計畫也將受到影響，他們認為應該採取理性且持續溝通達成共識。此次的克里米亞事件讓許多學者持續關注北溪線的建造計畫是否持續抑或延宕，甚至被迫終結。

北溪線天然氣管道興建計畫受到國際各方輿論的批評，反對興建之國家除了美國屬美洲地區外，大多國家都屬歐洲地區。然不管國際輿論如何反對，俄

⁹³ 連弘宜，「克里米亞事件探討俄羅斯對外政策」，*戰略安全研析*，第 110 期（2014 年），頁 32。

⁹⁴ 同上註，頁 35。

羅斯與德國仍於 2011 年完成北溪一線並啟用，但北溪二線的興建過程逢烏克蘭危機與克里米亞併吞事件。迄今為止，北溪二線將於 2019 年年底完工並啟用，為何德國最終決議與美國為首等多個國家共同向俄羅斯祭出經濟制裁，但始終能與俄羅斯持續能源方面的合作。上述闡述俄羅斯針對烏克蘭事件為何派駐軍隊至克里米亞的原則中提及，俄羅斯希冀歐洲事務能由歐盟作為主導調停的角色，透過能源政策鼓勵歐盟參與，換句話說，俄羅斯認為政治歸政治，與歐洲地區的能源合作是必須維持的，俄羅斯與德國始終抱持共識，兩國於能源各取所需且透過建造天然氣管道能提升雙方能源安全性，也能減少傳統過境國產生的能源紛爭，因此雖然俄羅斯政府受到西方經濟制裁，然卻不受制於俄羅斯與德國能源合作的關係，俄羅斯政府內部對於北溪線的完工都是贊同且樂觀的。德國國會與媒體（代表大眾意見）對於北溪二線有些不同的觀點，國會於北溪二線相關之文件僅有 25 份，但媒體報導關於北溪二線的文件則有 51 篇之多，顯現大眾對於北溪二線是相當關心的，但德國國會與媒體報導都傾向於政治風險，也就是大多擔心德國會因依賴俄羅斯的能源供給而給予政治利益並存在政治風險，這是德國與大眾媒體都較為擔心的部分。⁹⁵另外，德國綠黨也公開反對北溪二線的建造，他們認為北溪線建於波羅的海海底，若是運輸過程發生意外將會嚴重損害其環境，以及北溪線的運輸路線不會經過波蘭，因此建成後將會影響德國與波蘭之間的關係。⁹⁶但由於北溪線符合德國於能源存有大量需求，雖然國內出現反對聲音仍舊無法使北溪二線計畫停止。

⁹⁵ Andreas Heinrich, "Securitisation in the Gas Sector: Energy Security Debates Concerning the Example of the Nord Stream Pipeline," *Energy Security in Europe: Divergent Perceptions and Policy Challenges*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p.75-78.

⁹⁶ *Ibid.*, p.74.

第四節 小結

新古典現實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不同之處在於其增加對國內政治的研究與探討，新古典現實主義者認為剖析一國外交政策的產出不得忽略國內政治作為變數的因素，而國內政治包含戰略文化、國家與社會關係及國內制度。戰略文化顯現國家過往軍事行動的習慣進化成文化，或者也可以解讀為一國本身國內的文化形成，形成後的戰略文化往往是國家主要決策的方向。國家與社會關係對於決策者做決策時會產生影響，國內存在許多利益團體，而當領導者面對外部環境的變化做出決策，其決策若是損及社會重要的利益團體，這些團體可能會透過抗議行動等回應領導者其真實的訴求，也因此若是政府與社會大型利益團體關係良好，代表他們相信決策者將會作出有利於他們及國家利益之決策，反之，若是政府與社會的關係不佳，則決策者的政策往往會受到延宕甚至更改。國內制度並不單指正式的制度，同時包括思考的慣例等，因此決策者制定策略時會受國內制度影響，例如總統制、議會制等對於領導者權利的限制各有不同，透過給予領導者權利的高低會影響決策者的決策行為與產出。

後冷戰時期，由於蘇聯甫瓦解，因此國內政治動盪不安，加上經濟蕭條等使俄羅斯內部十分混亂。葉爾欽等改革者上任後，力求快速改善國內經濟狀況與政治紊亂的問題，於是葉爾欽在經濟方面採取一面倒向西方的政策，在許多大型國際議題上均妥協，力求西方國家給予資金與技術幫助俄羅斯重建，然此舉並未獲得西方國家資金的援助。另一方面，葉爾欽持續尋求加入國際經濟組織，例如 WTO，以及希冀成為 G7 的一員，同時也積極與歐盟合作，展現力圖振作的決心。而後普丁上任即改採務實外交，政策方面微調西方一面倒政策，開始拓展亞太地區等市場。普丁瞭解俄羅斯能源產業的重要性，因而同時採取能源外交政策，透過能源貿易的方式取得經濟利益，2003 年恰逢國際油價的上漲，於是也讓俄羅斯賺取大量外匯，藉由這些收入紓困國內其他產業面臨的資金問題等。俄羅斯政府也積極與歐盟發展能源合作計畫，過去俄羅斯與傳統能

源過境國時有能源爭議事件的發生，因此俄羅斯開始醞釀與他國共同合作開發新的天然氣管道，除了提升能源安全性以外，同時可以降低運輸成本，以及提升穩定性。德國為歐盟國家中，天然氣需求最為龐大的國家，因此與俄羅斯能源貿易高，於是為了避免過去能源爭議導致的損失，俄羅斯與德國變決議共同建造雙方的天然氣管道建設計畫，即為北溪線。

烏克蘭事件的發生使得俄羅斯與西方國家再度走向不合的關係，然於此同時，有許多國家與學者都在探討北溪線是否會受到烏克蘭危機與克里米亞併吞事件而影響。事實上，俄德能源合作關係是持續維持的，並不受到政治影響而使計劃延期或者終止，對於俄羅斯與德國政府來說，能源合作對雙方而言是勢在必行的，透過北溪線的運輸可使德國增加天然氣進口量，滿足其對於天然氣的大量需求，而俄羅斯可以藉由北溪線供給大量天然氣出口至德國，增加財政收入與降低和傳統過境國家能源紛爭的問題，因此北溪線對兩國而言都是具有利益的。

第四章 北溪線之領導人認知

第四章將會解釋領導人認知的定義。上一章闡述國內政治的內容，而領導人認知隸屬國內政治的一環，然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分析一國之外交政策，領導人認知屬重要的中介變數，因而將之從國內政治獨立出來討論。結構現實主義認為領導者面對國際體系變化便能迅速且做出適當的政策，然新古典現實主義指出領導人因為是人類，因此受制於此人的價值觀、偏好、個性等影響領導者對國際形勢的認知並是否做出符合國家利益的政策，因此分析一國領導者的習性與面對形勢的認知都是影響決策的重要因素。俄羅斯領導者－普丁的領導風格被稱為是「強人政治」，由此可知其風格是強勢且較偏向威權形式的。德國的領導人梅克爾出生於東德，經歷過德國分裂為東德與西德的歷史過程，因此其核心價值為「自由」，同時十分重視「人權」，追求國家利益的同時，堅決不違背人權的基本原則深獲國際的認同與尊重。筆者延續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將領導人認知獨立討論，並分析領導者如何影響決策，且於後續章節探討俄德領導者雙方能源合作的立場與認知，因烏克蘭事件西方國家相繼向俄羅斯祭出經濟制裁，面對這樣的事件，普丁與梅克爾之間又如何解釋。

第一節 何謂領導人認知

領導人認知是重要的中介變數之一，其分析重點在於外交政策的決定者（foreign policy executive: FPE）的信念或印象將會影響決策的產出，然而，根據各國立法規範的不同，主策者的稱謂也不同，包含總統、總理、獨裁者、主要的內閣成員、部長級官員與顧問級官員都可能是制定外交政策的決策者，原因在於他們擁有較機密的資訊，因而制定政策或改變政策方針時，他們便能依據資訊做出調整。⁹⁷領導人認知是影響戰略文化、國家與社會關係與國內制度

⁹⁷ Norris M. Ripsman, Jeffrey W. Taliaferro & Steven E. Lobell,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74.

的主因，不管是文化的形成、政府與社會也皆為人的組成，而國內制度也由「人」所制定，因此「人」確實是影響眾多狀態形成的主要因素。⁹⁸

心理學證實當人們面臨危機狀態時，特別是當資訊不夠完整、資訊量過大，或者資訊本身存在矛盾因子，則領導者會產生許多認知的限制，而這些限制會影響主策者做出決策。以下這些模式重視對於認知的解釋，例如操作密碼（operational codes）、經由歷史學到的教訓、性格的角色、變革動力與群體思想，以及領導者的信念與印象。每個人面對外部環境或者與人互動時都擁有自己的核心價值和理念、印象與認知，這些價值、信念、印象與認知皆屬個人化的，產生這些價值觀、信念、印象與個人認知等原因在於個人過去的經驗與體驗，通常每個人針對某人事物加上過去的經驗與自身的核心價值提出某項論點時，自己往往不是容易察覺的，一旦形成後就像腦中有置放過濾器，所有訊息通過大腦並傳遞予領導者告知如何處理接收到的訊息，訊息所傳達的需要注意什麼或忽略什麼，以及應該如何理解訊息表達出的訊號、資訊與項目等。最後，領導者面對國際局勢的挑戰或者機會都會有不同的回應與反應。⁹⁹

舉例來說，蘇聯共黨總書記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面臨 1980 年代開始的國內經濟衰敗，採取跟歷任總書記不同的改革方式，受到歷任總書記對於國內的壓制及造成國際風險的問題，戈巴契夫上任便進行國內改革與試圖減緩國際緊張的情勢。第二個例子是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Wilson Reagan）維持對蘇聯的信念，他認為蘇聯的共產主義是違背人類自由民主的潮流，抹滅人民的自由與尊嚴，因此他採取與歷任總統尼克森（Richard M. Nixon）、福特（Gerald Ford）與卡特（James J. Carter）相異的政策，雷根秉持痛恨蘇聯共產主義信念建立戰略防禦先制，又稱「星戰計畫」（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亦稱 Star Wars Program），其策略在於通過各種方式將敵方通過外太空進入美國的核彈或洲際飛彈於仍處太空時便將其擊落，方式可以透過電波、電磁動能武器

⁹⁸ Norris M. Ripsman, Jeffrey W. Taliaferro & Steven E. Lobell,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61-62.

⁹⁹ *Ibid*, p.62.

等摧毀，¹⁰⁰這樣的戰略方式也是基於雷根厭惡共產主義形成的意識，並將之化為策略作為外交手段之一。

在其他的認知因素中，領導者的個性與人格特質影響國家面對外部刺激做出的回應。拜文（Daniel Byman）與波拉克（Kenneth Pollack）舉例如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希特勒，以及海珊（Saddam Hussein）成為領導者後，始終維持極權的方式管理自己的國家。過去也有文獻指出即便人民反對政府的決策是偏向風險高的，但對於那些喜好風險的領導者幾乎忽略傾聽國內反對的聲音。另外，波特（Philip B.K. Potter）研究發現領導者的年紀與過往生活的經驗會影響領導者是否有意願面對危機的考驗。¹⁰¹了解一國外交政策的好處在於，透過外交政策的實行可以觀察出國家領導者的特質與其心理的形塑，因此認為當領導者面臨國際現勢的壓力時，領導者認知將影響一國外交政策的產出。¹⁰²基恩斯（Doris Kearns）撰寫過許多美國總統傳記，包括前美國總統詹森。基恩斯於詹森傳記中提到過去越戰時，由於詹森的成長過程受的教育方式是服輸的個性，因而造就他的人格特質是即使失敗也不能承認，於是越戰時期，美國節節敗退，但詹森仍舊不願意認同這場戰役是失敗的。¹⁰³

領導人的「操作密碼」特質也會影響國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奈特斯（Nathan Leites）、喬治（Alexander George）以及霍爾斯帝（Ole Holsti）解釋領導人的「操作密碼」的定義，「操作密碼」意思是由一系列領導人的「中心思想」組合而成，透過「操作密碼」幫助領導者釐清資訊，並讓他們了解這些資訊後進而決定政策走向，而中心思想的形塑會透過以下三種認知方式：帶有哲學思想的政治模式、得以獲取利益的信念和對於自身敵人的印象，這些學者們

¹⁰⁰ 「20 世紀最大的忽悠，美國星球大戰計劃拖垮了蘇聯」，每日頭條，<https://kknews.cc/zh-tw/history/voezxea.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12 日）。

¹⁰¹ Norris M. Ripsman, Jeffrey W. Taliaferro & Steven E. Lobell,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63.

¹⁰² Ibid, p.63.

¹⁰³ Doris Kearns, "Lyndon Johnson's Political Personalit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91, No.3 (1976), pp.385-409.

認為前美國總統詹森、柯林頓（Bill Clinton）、前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與前英國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等都是具有「操作密碼」的領導者。

因此，領導人認知影響決策的產出在於外交政策是由決策者決定，也就是決策者根據他們對權力分配的結果產生自己的認知，透過認知決定國家外交政策的方向。然領導者認知存在許多可能的變化，第一點：準確評估國際權力是不容易，因權力包含有形或無形、國家能力以及國家對國際間產生的影響力等，因而領導人對於國際權力分配的認知不一定就是國際現況。第二點：國內負責統籌與決議外交政策的部門，通常都各持己見、各行其事，且缺乏長期及短期規劃，因此部門之間的決議往往隨著國際情勢而臨時採取策略因應。第三點：決策者決定外交政策通常參考過往經驗作為評估現狀的工具，抑或透過國際現況自行判斷其未來發展情勢而決定政策走向，因而造成判斷結果與真實情況不相符，導致外交政策的方向是錯誤的。第四點：決策者認知的改變不一定和權力變化有關，例如 1985 年至 1988 年冷戰時期，美國與蘇聯兩大強權的戰力相當並未有大幅變動，然而前任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對於國內情勢的認知改變，因而開始針對國內的經濟與政治體制作出調整。最後一點則是新古典現實主義與其他的現實主義皆認為雙極體系較多極體系更為穩定，然而當國際體系轉為多極體系，而新興強權出現導致國際權力分配急遽改變，決策者不一定可以快速決議出可因應的策略，也較容易出現錯誤的認知。¹⁰⁴

綜合上述五點，新古典現實主義將領導人認知從國內政治獨立出來討論，原因在於「人」的認知確實是相異的，且對於國際情勢的掌握與反應速度各有不同，因此，新古典現實主義不同於結構現實主義在於，領導人認知是外交政策決策的變數之一，事實上，決策者的認知與國際權力分配的變化是存在差異的。

¹⁰⁴ 鄭端耀，「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1 期（2005 年），頁 127。

第二節 俄德領導人對於北溪一線之認知（1991 年至 2013 年）

普丁接任俄羅斯總統後，承諾將俄羅斯重新帶回強權時期，並重振國內經濟，於是他率先將其外交政策的重心放置於與歐盟建立良好的夥伴關係，2002 年的國情咨文中強調與歐盟合作的重要性，因而甫上任，普丁遂參訪歐盟多國並進行雙邊談話與尋求合作機會。由於俄羅斯境內擁有大量天然資源，包括石油、天然氣、金屬等，加上歐盟對於能源的需求增加，因此，普丁以能源外交政策作為其核心，希冀透過這項政策帶動國內經濟的成長與其他產業的發展性。

一、 俄歐能源外交關係的建立與發展

普丁積極與歐盟合作，除了地緣關係外，更重要的原因在於歐盟與俄羅斯的經貿合作需求呈現互補性，同時，俄羅斯需要歐盟的技術、資金與市場幫助其疲弱的經濟注入強心針，帶動國內經濟活絡。歐盟大多缺乏天然資源，諸如石油、天然氣、木材、金屬等，過去蘇聯時期遺留的機器設備大多老舊需汰換，因此向歐盟進口的商品多為機械設備。¹⁰⁵

2000 年石油價格大幅上漲，因此歐盟與俄羅斯於當年 10 月舉辦的歐俄高峰會中決議增加進口俄羅斯的天然氣與電力，不僅於此，普丁致力於與歐盟國家有更多樣化的能源合作模式，例如共同探勘與開採油田、建造能源相關的公共設施，以及天然氣管道的建設計畫，期許俄歐的能源合作利益最大化與一體化。¹⁰⁶普丁重視與歐盟的合作關係，俄羅斯與多個中東歐國家存在能源利益的關係，並且也有能源運輸管道經過，然而有許多中東歐國家鄰近於俄羅斯，若是加入歐盟的趨勢增加，必定會對俄羅斯造成經濟利益的損失，往後也可能失

¹⁰⁵ John Pinder, Yuri Shishkov, *The EU and Russia: The Promise of Partnership*, (London: Federal Trust, 2002), p.99.

¹⁰⁶ *Ibid*, p.99.

去掌控中東歐地區的話語權與權力，為了防止歐盟東擴可能帶來的威脅，普丁始終保持與中東歐國家的聯繫與政治的介入。

透過上述可以看出普丁希冀透過能源外交的政策，以及阻止歐盟東擴的行為，逐步讓俄羅斯重回強權之一，同時，恰逢 2000 年能源價格的上漲，俄羅斯因而賺取大量能源財，著實地為俄羅斯國內經濟挹注資金，進而幫助其他產業的發展。歐盟從過去就維持與俄羅斯能源貿易的行為，同時也是俄羅斯出口能源最主要的國家，2000 年歐盟向俄羅斯進口約 62%的天然氣，佔使用天然氣量的 20%，但在 2001 年歐盟進口的天然氣量佔歐盟各國使用的天然氣量從 20% 增加到 41%，因此顯示歐盟對於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性逐漸增加。¹⁰⁷歐盟增加向俄羅斯進口的天然氣量，原因在於石油價格的上漲，以及液態燃料危害環境的影響等，歐盟遂增加天然氣的使用，另外，歐盟原有的 15 個成員國（EU-15），其使用能源的比例是整個歐盟的 85%，且這 85%的使用量主要從俄羅斯進口，顯見歐盟對於能源的依賴性高，其中又以德國居首，除此之外，後續許多中東歐國家相繼加入歐盟，過去他們就與俄羅斯有能源的貿易行為，加入後仍舊需要俄羅斯的能源，因此歐盟對於俄羅斯的能源依賴性只會增加而不會減少。不過，起初 EU-15 主要向挪威與阿爾及利亞等進口天然氣，然挪威與阿爾及利亞的天然氣含量相較於俄羅斯少，對於需求量大增的傳統歐盟經濟大國來說不為長久之計，加上歐盟希冀分散能源進口風險，因而開始大幅增加對俄羅斯能源的需求。¹⁰⁸

除此之外，俄羅斯與傳統能源過境的國家逐漸出現能源紛爭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出現影響到歐盟與俄羅斯的能源安全性。例如，俄羅斯的能源輸出，大多多的管道都需要經過烏克蘭、白俄羅斯等國家，然烏克蘭持續表態加入歐盟的決心，但普丁為了維持並強調其才是整個區域的主導者，因此透過能源制裁的

¹⁰⁷ 李孟融，「俄羅斯經濟外交與俄德能源關係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頁 63。

¹⁰⁸ 同上註，頁 63-64。

手段逼迫烏克蘭妥協，由於多條管道經過烏克蘭，烏克蘭藉由管道過境收取的過境費占財政收入相當可觀，加上烏克蘭本身也需要俄羅斯提供能源，因而到現在烏國內部仍舊對於是否加入歐盟的議題意見分歧，普丁祭出的「斷氣」事件，嚴重影響歐盟的能源安全性，相對地，對於俄羅斯本身也有重大波及，加上俄羅斯與白俄羅斯也曾發生能源爭議事件，因此普丁決議要興建新的能源管道，且管道的路線不再經過傳統過境國家，另外，歐盟歷經「斷氣」事件危害其能源安全性，於是也與俄羅斯政府商討建造新管線的計畫。傳統歐盟經濟大國－德國是整個歐盟中，從俄羅斯進口最多天然氣的國家，因而為了避免損及能源安全性的事件再次發生，德國與俄羅斯決定簽署共同興建新天然氣管道合作計畫，計畫名稱為北溪線，此條管線的行經路線是由俄羅斯出發於波羅的海海底運送天然氣至德國，因此路線不再經過如烏克蘭、白俄羅斯、波蘭等傳統過境國家。另一方面，建造管線的好處在於德國需要大量的天然氣，若有直達的管道，可以大幅減少其能源成本。

二、 俄德天然氣合作－北溪一線

德國的地理位置正好處於進入西歐的主要大門，因此若是要與歐盟維持貿易行為就需要通過德國，另外，德國也是歐盟中天然氣需求量最大的國家，因此，德國與俄羅斯不只有貿易夥伴關係，同時雙方也具有能源依存關係。由於德國境內缺乏大量的天然資源，因此大部分的天然資源都需要仰賴進口，如天然氣，而德國有 85%的天然氣是由管道輸送進入，有 55%是從挪威、荷蘭、英國、丹麥等國家輸入，剩下的三分之一則是從俄羅斯進口，¹⁰⁹然而，由於煤炭燃燒排放的二氧化碳將會危害環境，於是德國開始增加天然氣的使用，雖然德國可以進口天然氣的國家不少，但俄羅斯境內的天然氣儲量更為豐富，因此為

¹⁰⁹ 翁鳳英，「談德國天然氣和煤氣」，**能源報導 Energy Magazine**，<https://energymagazine.itri.org.tw/Cont.aspx?CatID=23&ContID=1923>（檢索日期：2020年4月30日）

了維持天然氣的供應穩定，以及未來天然氣需求量得增加，德國將更為仰賴俄羅斯的天然氣供應。德國與俄羅斯早於 1995 年合作建設天然氣管線，當時的天然氣管線名稱為「亞馬爾－歐洲天然氣運輸管線」，這條管線事由俄羅斯與德法共同投資建造，¹¹⁰然而，多項管線建造計劃中，最受人注目的天然氣管道合作當屬北溪線的建設。北溪線是多國合資建設的天然氣管道，其管道的路線是經由波羅的海海底直接運往德國，由於北溪線的路徑不再如以往經過傳統過境國，因此，運輸成本大幅降低，另外，北溪線成功建成後，每年將可提供 550 億立方米的天然氣，兩條管線合計總長度為 1224 公里，¹¹¹因而為全世界目前最長的天然氣管線。管線若能順利完成，除了成本的降低外，也可以減少過去發生的能源紛爭的問題，最後一項這項計畫可以每年提供 550 億立方米的天然氣，對於俄羅斯以及德國而言，俄羅斯可以有固定的輸出與收入，德國部分則能維持穩定的天然氣輸入供家庭與企業使用，至少可以維持達 50 年之久。¹¹²然此項天然氣管線的合作最受人注目，但也是最有爭議的管線，俄羅斯與德國簽署協議後，有多國對這項計畫表達不滿，如美國、法國、烏克蘭、波蘭等多國皆公開譴責，傳統能源過境國是由於管道不再如過往經過自己的國家，將會失去大量過境費，以及傳統能源過境國大多都是中東歐國家，過去幾乎都曾是蘇聯的一員或是東歐附屬國，若是能源不再經過自己的國家，那麼將會使自身失去能源戰略地位，可以藉由能源談判獲取利益的機會將會大幅減少，俄羅斯對其控制將能變得較為容易。另外，中東歐國家（如烏克蘭、波蘭、白俄羅斯等）、歐洲國家（丹麥、法國等），以及美國都認為，若是北溪線建成後，德國將會更加依賴俄羅斯的能源提供，因而讓俄羅斯得以獲取更多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這個結果是這些國家無法樂見的情形，還有一項有爭議的部分在於管線簽署合作是當時德國總理施羅德卸任前一天決議的，而其卸任後沒多久便成為

¹¹⁰ 李孟融，「俄羅斯經濟外交與俄德能源關係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頁 76。

¹¹¹ *Nord Stream*, <https://www.nord-stream.com/> (Accessed: 1st May, 2020).

¹¹² *Ibid.*

北溪線營運計畫公司的主席，因而諸多國家認為德國是為了自身利益而答應管道合作建設計畫，但當時施羅德否認，他認為北溪線將有助於鞏固歐洲的能源安全性，同時也對歐洲的經濟發展有相當大的助益。

雖然有眾多國際聲音反對俄德的北溪線管線建設，但對於普丁來說，他不認同這些說法。首先，普丁上任後，能源外交是他行使外交政策的重要方針，於是能源穩定且大量的出口是他的渴求，再者，能源安全性對於各國的定義都有不同，對俄羅斯來說能源穩定的出口至各國換取經濟利益是提升與強化其國家能源安全性的重要指標，第二項原因，歐盟東擴將大幅影響俄羅斯的政治影響力，過去同屬蘇聯的中東歐國家獨立後，紛紛表態希冀加入歐盟，普丁任職總統時曾喊話要讓俄羅斯再次強大，因此他會希望持續保有控制中東歐國家的影響力與話語權，再加上這些國家大多都是傳統能源過境國，若是讓他們加入歐盟，他們便能憑藉歐盟強大的經濟勢力與俄羅斯在能源方面討價還價，反而使得俄羅斯的能源出口變得綁手綁腳，因此，普丁藉由北溪線的落成，可以提高與諸如烏克蘭、波蘭、白俄羅斯等國家的話語權，當能源不再過境這些國家，俄羅斯可以減少過境費的支出，但這些國家仍舊需要俄羅斯的天然氣進口，因此在談判上，普丁就能具有更大的優勢。

至於德國的部分，梅克爾尚未任職德國總理時，曾批判施羅德的親俄政策，然梅克爾上任後，仍舊延續柯爾（Helmut Kohl）與施羅德對俄的政策，且多次參訪俄羅斯（包含梅德韋傑夫任總統時期），因而確認德國與俄羅斯是不可或缺的貿易與能源合作夥伴。此次的北溪線計畫遭到國際輿論的譴責，雖然德國是歐盟的主導國之一，但仍舊沒有降低梅克爾完成計畫的決心。首先，對於梅克爾而言，與俄羅斯的能源合作是勢在必行的，因為國內對於天然氣的需求與日俱增，而依循著歷史的足跡，俄羅斯早於蘇聯時期就出口能源至東德，論能源貿易行為，德國與俄羅斯是悠久的能源貿易夥伴，再者，俄羅斯境內的天然氣含量豐富且足以負擔德國大量的天然氣需求，北溪線的完成可以為國內的家庭與企業提供至少 50 年穩定的天然氣供給，於是長遠來說，德國確實需要俄

羅斯的能源供給，而且，過去俄羅斯與過境國的能源紛爭危害德國的能源安全性，因此，鞏固能源安全性的方法在於穩定的能源進口、降低能源成本，這些都是促成北溪線計畫的原因之一。此外，梅克爾相較於施羅德，仍舊在政治議題與能源政策部分對俄羅斯有諸多不滿，但梅克爾延續管線的合作，另一項原因在於時任外交部長的史坦麥爾是施羅德的主要閣員，因而得以使政策持續推行。¹¹³另外，梅克爾考量到德國有大量的企業與俄羅斯有密切的合作，因此與俄羅斯的貿易依存關係大，俄羅斯始終不讓外國人容易進入能源產業，而德國魯爾天然氣公司（目前併入意昂集團）的委員會主席被俄羅斯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聘請擔任董事會的董事之一，¹¹⁴此舉證明德國與俄羅斯能源產業合作是密切的，相較於他國而言，德國是較能獲取俄羅斯信任的國家，因此梅克爾若是迫使能源合作無法順利進行，對於國內企業與能源產業也將是重大損失。

綜觀所述，普丁與梅克爾是促成北溪一線順利於 2011 年完成並啟用的主導者，雙方受到國際輿論的打壓與批判，然各自面對國內政治局勢與經濟情勢皆認為北溪線的合作是必然的，於是如期推動並完工。雖然度過北溪一線的建設時期，但之後的北溪二線卻面臨烏克蘭事件的發生，再加上過去的傳統過境國與美國等，持續向俄德施壓，面對政治問題嚴重的烏克蘭事件，德國身為歐盟的領頭羊，梅克爾該如何與俄羅斯維持能源合作之餘，又能同時解決烏克蘭事件的巨大爭議性，另一方面，普丁將克里米亞收復的決心早於過去便表露無遺，因而面對歐美國家對俄羅斯祭出經濟制裁的重懲，普丁該如何持續帶領俄羅斯前進，並且持續北溪二線的進行，內容將於第三節闡述。

¹¹³ Mark Leonard, Nicu Popescu, “A Power Audit of EU-Russia Relations”, *European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https://www.ecfr.eu/publications/summary/a_power_audit_of_eu_russia_relations, p.32 (Accessed: 1st May, 2020).

¹¹⁴ 李孟融，「俄羅斯經濟外交與俄德能源關係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頁 75。

第三節 俄德領導人對於北溪二線之認知（2013 年至 2020 年）

第二章與第三章已分別從國際與國內的角度探討烏克蘭事件對於俄德之間能源合作的影響。然而，在談討北溪二線是否受到烏克蘭事件影響而產生變化之前，必須了解烏克蘭事件及克里米亞併吞事件中，俄國總統普丁與德國總理梅克爾面對兩起重大事件時，其各自的看法、認知與處理方式如何，進而會否影響後續能源合作的關係。烏克蘭事件爆發之後，許多專家學者都在討論俄德的友好關係是否受到影響，若是受到影響，那麼雙方之間協議的北溪二線管道建設計畫是否會延宕，甚而終止合作，這些都成為各界學者探討的議題，筆者將於此章詳述。

一、 普丁與梅克爾對烏克蘭事件之認知

自從蘇聯瓦解後，歐盟持續東擴，一些後共國家相繼加入歐盟，烏克蘭則是積極尋求成為歐盟的一員，然普丁就任總統後，並宣稱要讓俄羅斯再次偉大，因此眼看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力逐漸下降，以及歐盟的勢力東伸，這對俄羅斯來說是不願意發生的，加上有許多的能源管道過境國都屬中東歐國家，因而俄羅斯無法再袖手旁觀，於是，當烏克蘭希冀加入歐盟的聲音出現後，俄羅斯遂介入烏克蘭的內政。過去俄羅斯與烏克蘭間早已出現多次的衝突。於 2006 年與 2009 年，俄羅斯與烏克蘭就曾發生過能源爭議事件，前者是俄羅斯販售烏克蘭天然氣的價格問題，後者是由於俄羅斯認為烏克蘭欠款未歸還，加上俄羅斯方面懷疑烏克蘭有竊取天然氣等行為，促使俄羅斯祭出「斷氣」手段懲處烏克蘭。此次的烏克蘭事件是由始以來，俄羅斯與烏克蘭最大的衝突之一，也是繼冷戰之後，俄羅斯再次與西方國家的關係降至冰點的事件。

2013年11月，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至立陶宛參與歐盟兩天會議時，宣布拒簽過去已與歐盟達成共識的《歐盟政治和貿易協定》，他認為應該等到歐盟履行合約內容，也就是實質提供烏克蘭經濟與金融支援，才願意與歐盟正式簽署，然而此舉卻讓烏國的親歐派人士認為亞努科維奇是為了討好俄羅斯才會選擇拒簽，因而親歐派人士集結於基輔獨立廣場，開始長達數月的抗議示威行動。由於烏克蘭過去隸屬蘇聯重要的一員，甚至有「皇冠上的寶石」之稱，因此俄羅斯不願意失去擁有控制烏克蘭的影響力。烏克蘭內部分成烏東與烏西，東邊鄰近俄羅斯，因此烏東人民較為親俄，烏西則偏好與歐盟合作，亞努科維奇屬於烏東出身的總統，親近俄羅斯是預料之事，但對烏西人民來說，亞努科維奇拒絕與歐盟合作是不智之舉。然而，有分析家葛瑞哥利（Paul Gregory）指出人民反對的原因，除了他拒簽與歐盟合作的協議外，他們認為亞努科維奇曾經不讓政敵提摩申科保外就醫，代表他有反民主且企圖走向獨裁的傾向，因此不與歐盟合作，也意欲他不願意深化烏克蘭的民主制度。另外，以現實的角度來說，與歐盟的合作不等於確保成為歐盟的一員，歐盟也無意於短期之內挹注資金予烏克蘭，但俄羅斯方面願意馬上提供資金資助烏克蘭，加上過去的「斷氣」事件，以及烏克蘭尚未償還向俄羅斯借款的債務，另外，烏克蘭也依賴俄羅斯的能源出口，因而，他們擔心若是與歐盟決定合作，俄羅斯是否會祭出更嚴厲的手段不得而知。¹¹⁵

原本只是親歐人士的抗議示威活動，然最後親俄派人士也加入聲援，且演變到最後，烏克蘭政府竟以血腥鎮壓的方式對待親歐派人民，導致流血事件與激烈衝突的發生，此舉引來西方國家的撻伐，認為示威抗議是人民自由表達意見的方式，政府不該用流血行動來對待自己的人民。2014年3月，烏克蘭事件持續發生之際，克里米亞舉辦公投，結果竟以97%的高支持率決定回歸俄羅斯

¹¹⁵ 何世煌，「親歐或親俄，烏克蘭兩難」，中央通訊社，<https://www.cna.com.tw/topic/newsworld/42/201312310010.aspx>（檢索日期：2020年5月9日）。

的領土，兩天後，普丁簽署法案宣布克里米亞的併入俄羅斯的領土，¹¹⁶然而，西方國家如美國、歐盟等都認為公投是無效的，聯合國也聲明公投結果是不予採用的，西方國家認為俄羅斯當時已經將大批軍隊駐守於克里米亞，因此不得不屈從俄羅斯的逼迫，才會以高贊同率選擇回歸俄羅斯，所以西方國家以美國、歐盟為首決議以經濟制裁懲罰俄羅斯惡意併吞領土的行為，俄羅斯方面也不甘示弱地祭出反制裁因應。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手段，主要以凍結與普丁相關之政府官員及親信在歐美銀行的資產、禁止歐美銀行提供俄國企業融資、禁止國內相關能源企業提供技術與設備給俄羅斯、停止一切與俄羅斯能源企業合作之探勘與開採油田、氣田等行為，歐美國家的制裁策略明顯針對普丁，以及俄羅斯的命脈－能源產業，另外，俄羅斯的反制裁主要以禁止歐美國家農產品的進口，¹¹⁷而 2014 年迄今為止，經濟制裁始終進行，這也代表俄羅斯與西方國家的關係將為冰點。

此次的烏克蘭事件與克里米亞回歸事件，雖然與西方國家關係生變，以及國際輿論的謾罵，但普丁至始至終都認為他是帶領俄羅斯走向對的道路，且一切都符合俄羅斯的利益點出發。首先，就如前述提及，烏克蘭在過去同屬蘇聯一員，且是重要的一員，即便獨立後，普丁依舊認為要與烏克蘭保持良好的關係。過去在蘇聯時期，基輔為第三大城市，如今，它是俄羅斯眾多能源管道的過境國，若是讓烏克蘭與歐盟合作，甚至成為歐盟的一員，對於俄羅斯未來不管是政治或者經濟的談判上更增添難度。普丁要讓俄羅斯再次成為世界強權之一，與鄰近國家維持良好關係，甚至擁有主控權都是必須的，因此讓烏克蘭與之合作是有其必要性的。再來是克里米亞問題，過去在蘇聯時期，由於赫魯雪夫為了拉攏烏克蘭，遂將克里米亞劃給烏克蘭，但當時烏克蘭同屬蘇聯一員，

¹¹⁶ 簡嘉宏，「普京坦承：公投前就決定併吞克里米亞」，**風傳媒**，https://www.storm.mg/article/43454?fbclid=IwAR2AhLzYcK004St5rN_NlrmBG_vdRPhWrXDEdVUNCqSqGTri5DeS_wRbool（檢索日期：2020 年 5 月 9 日）。

¹¹⁷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 駐俄羅斯經濟組，「研析川普就任美國總統後有關美歐對俄經濟制裁措施可能之發展」，http://www.cnaic.org/files/1060711_%E5%B7%9D%E6%99%AE.pdf（檢索日期：2020 年 5 月 9 日）。

因此沒有屬地之分，然而，蘇聯瓦解後，烏克蘭跟著獨立，當時劃給烏克蘭的克里米亞成為烏國的領土，而後，俄羅斯向烏克蘭租借克里米亞港口作為黑海艦隊的駐紮地。普丁希冀奪回克里米亞的原因在於，克里米亞屬於烏克蘭的領土，那麼俄羅斯就必須要一直繳納租金，且租借金額相當龐大，若是可以將克里米亞收歸己有，就不需要再繳納租金予烏克蘭，另外，對俄羅斯而言，克里米亞的港口具有戰略地位，假使烏克蘭加入歐盟，有可能克里米亞的港口會變成西方國家軍隊的租用港，如此將會危害到俄羅斯艦隊，以及損及俄羅斯區域性軍事戰略目標。第三個原因，克里米亞島上的人民是俄羅斯裔移民居多，其中有些是黑海艦隊的退役官兵，因此對於克里米亞可以回歸俄羅斯是抱持贊同的態度。¹¹⁸對普丁而言，克里米亞成為俄羅斯的領土，對俄羅斯而言是正面的影響，且也符合國內多數人民的盼望。此外，普丁也對公投不具正當性與公平性提出質疑，他認為他是符合西方的民主方式—公投，作為決定將克里米亞納入領土的依據，且這也是島上多數人民的共識，何來不合法或者正當性之說。

烏克蘭事件發生後，梅克爾公開批判俄羅斯的行為是不恰當的，包括併吞克里米亞和派遣軍隊協助烏東人民，導致烏克蘭境內示威抗議演變成流血衝突的發生，此外，梅克爾也認為俄羅斯此舉已經違反國際法，且與俄羅斯具有夥伴關係的國家也不會願意與他們合作。梅克爾也嘗試說服普丁取消接受克里米亞的公投結果，她認為克里米亞人民逕自公投後，普丁旋即將克里米亞納入國土，一切像是寫好的劇本如實演出，一方面，梅克爾也告知俄羅斯，若是他們對烏克蘭有更近一步的軍事行動，她將會選擇加重制裁的力度。另一方面，梅克爾針對烏東的軍事衝突，除了要求暫停武裝對抗以外，也呼籲普丁展現出自己的權力與影響力藉此要求烏克蘭境內的分離份子停止一切暴力行動。對於烏克蘭政府的部分，梅克爾則是堅定力挺烏克蘭的新任領導階層，同時她也極力促成烏克蘭與歐盟合作，如此能幫助烏克蘭紓困經濟的低潮期。雖然梅克爾在

¹¹⁸ 施正鋒，「烏克蘭的克里米亞課題」，*台灣國際研究期刊*，第 11 卷第 2 期（2015 年），頁 25。

此次的烏克蘭事件的態度是強硬的，但她宣告，以中長期的面向考量，與俄羅斯的夥伴關係仍舊會繼續維持。¹¹⁹透過上述可以看出梅克爾在烏克蘭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及態度，並且也回應先前許多國家懷疑，德國與俄羅斯簽署北溪線天然氣管道合作協議，將會讓德國因高度依賴俄羅斯的能源，而讓俄羅斯在政治與經濟上獲得利益。烏克蘭事件爆發後，梅克爾公開的批判與反對，後續一系列軟硬兼施的方式，試圖改變普丁對烏克蘭事件的處理方式與決定，並且，梅克爾也跟隨美國的腳步，共同向俄羅斯祭出經濟制裁，另外提及，此次的烏克蘭危機與克里米亞併吞事件，梅克爾有如此強烈的反應在於，她生長於東德，因此出生時德國正好屬於蘇共治理，當時國內的人民是沒有自由民主，也無人權可言，直至柏林圍牆倒塌，德國終於統一，終於使得德國正式轉變為民主國家之一，因此，這樣的生長背景淬煉出的梅克爾，是自由民主與人權的守護者，因而這次危機的發生，梅克爾認為烏克蘭的示威抗議只是人民聲音傳遞予政府的傳聲筒，但卻演變成流血衝突，更有軍事介入，這些都不是梅克爾樂見的，因此她認為她有必要介入調停，另一方面，眾多的西方國家，普丁只願意與梅克爾進行會談，也希望德國作為他與西方國家的中介者，¹²⁰由此可以看出，雙方的認知都了解，雖然在政治上的意見相左，但貿易夥伴關係是可以繼續維持的，這也證明，梅克爾確實做到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的宣言。

二、 普丁與梅克爾對北溪二線之認知

烏克蘭事件爆發後，政治相關的輿論與文章繁多，但另一方面，研究俄羅斯與德國關係的許多學者紛紛討論俄羅斯與德國的貿易夥伴關係是否因此破裂甚而決裂，而導致原先計劃好的多項能源合作協議宣告終止，其實，這個部分不僅止於學者的關注，包括俄羅斯與德國的企業跟政府官員等，也都關注著未

¹¹⁹ Tuomas Forsberg, "From Ostpolitik to 'frostpolitik'? Merkel, Putin and German foreign policy towards Russia,"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2, No.1 (2016), p.29.

¹²⁰ *Ibid*, p.30.

來合作的動向。不過，上個小節關於烏克蘭事件的描述，或許已可略窺一二。

北溪一線在 2011 年已經順利完工並啟用，當時北溪一線就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建設完成，然北溪二線重啟各國反對北溪線興建的反對態勢。反對國主張反對的原因在於，首先，美國、法國、波蘭、烏克蘭、波羅的海三小國等國家認為北溪二線將會使得德國更加依賴俄羅斯的天然氣供給，因此反而降低其能源安全性，同時助長俄羅斯得到更多的政治與經濟利益，而且也未遵循能源進口多樣化的政策。第二個原因是傳統能源過境國如波蘭、烏克蘭、斯洛伐克、捷克等將會損失大量的過境費，長期下來，這些國家可能會漸漸失去地緣優勢及重要能源戰略地位的角色，例如烏克蘭。由於其地理位置臨近於俄羅斯，所以俄羅斯出口至歐洲的天然氣管線大多經過烏克蘭再進入歐洲，北溪線尚未完成前，有高達 80%的天然氣量會倚賴經過烏克蘭的管線再輸送至歐洲，¹²¹而過境國可以收取能源過境費，這個部分也占烏克蘭重要的財政收入之一。然而，由於 2006 年與 2009 年烏克蘭與俄羅斯發生能源爭議事件，因此，為了不再發生能源爭議的問題，所以北溪二線的路線沒有過境烏克蘭，烏國政府預估每年會損失高達 20 億左右的過境費，將會是個龐大的損失。除了過境費的損失，長期來看，烏克蘭的能源戰略地位將會下降，此外，由於多條能源管道經過烏克蘭而形成能源網絡，因此過去外資大多投資烏克蘭的能源產業為主，但北溪二線建成後，過去經過烏克蘭的管線將會逐漸被取代，相對的，外資會認為烏克蘭不具投資誘因，因而減少投資烏克蘭，再加上烏克蘭也會逐漸地失去原有的能源戰略地位，往後俄羅斯將能以其影響力介入烏國內政，¹²²因而烏克蘭極力反對北溪二線的完成。第三個原因則是環境污染的部分，提出這項反對理由的國家是丹麥及德國國內政黨—綠黨。由於北溪二線的路線是經由波羅的海海底運輸於德國，他們擔憂若是輸送過程發生意外，例如管線破裂等因素造成天然氣外洩而危害海底生物造成水域污染，因而反對北溪二線的建設計畫，不過，

¹²¹ Daniela Munteanu, Ciro Sarno, "South Stream and Nord Stream 2 – Implications for the European Energy Security," *Análise Europeia*, No.2 (2016), p.77.

¹²² *Ibid*, p.80, p.82.

丹麥除了環境污染外，還有其他反對的原因，丹麥與俄羅斯是北極海油田探勘的競爭關係，真正讓雙方關係惡化的關鍵在於俄羅斯威脅丹麥不得加入北約的飛彈防禦計畫，否則將以核子武器攻擊之，¹²³因而此次的北溪二線也加入反對的行列。

波羅的海三小國除了擔心德國會因此依賴俄羅斯能源而反對北溪二線，但其實他們早於北溪一線建造時，就提出關於環境污染的議題，只是並未受到採納，另一項原因是，他們看見烏克蘭危機的發生，意識到自己可能未來會發生領土整合而危及國家的安全，加上北約抨擊北溪二線的言論，使得波羅的海三小國更加反對北溪二線的完工。美國反對的部分，除了認為德國會更加倚賴俄羅斯的天然氣進口而使俄羅斯得利外，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當時競選總統時提出的政見，就是在他上任後要讓美國的頁岩氣大量出口至其他國家，其中當然包括歐盟，北溪二線若是建成並啟用，必定會影響到歐洲向美國簽訂進口頁岩氣的計畫，為了完全阻擋北溪二線的建造，川普於 2019 年 12 月 20 日簽署《2020 財年國防授權法》（NADD 2020），內容針對德國與俄羅斯，以及所有參與投資北溪二線計畫的企業祭出經濟制裁，措施包括凍結他們的資產及取消個人簽證，¹²⁴此項舉措也讓德美關係惡化。

接下來要分析普丁對於北溪二線合作計畫的認知。首先，普丁深知俄羅斯的經濟要成長並且帶動國內其他產業的發展，能源出口及與他國的能源合作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能源外交是普丁十分重要的政策之一，透過能源外交的方式獲取政治與經濟利益。雖然普丁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並不良好，但仍舊重視與歐盟的合作，特別是德國，雙方除了有歷史的羈絆之外，也是重要的貿易與能源合作夥伴，為了不再發生能源爭議的事件，因此北溪線的合作計畫變得至關重要，北溪一線雖然順利完工並啟用，但其實過去反對北溪一線的國家並未因

¹²³ Daniela Munteanu, Ciro Sarno, “South Stream and Nord Stream 2 – Implications for the European Energy Security,” *Análise Europeia*, No.2 (2016), p.79.

¹²⁴ 黃啟霖，「北溪天然氣 2 號管線計畫 俄誓言 2020 年底前完工」，中央廣播電臺，<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46339>（檢索日期：2020 年 5 月 14 日）。

為建設完成而停止，因為北溪線有兩條管線組成，因此北溪一線的完工僅屬於單線，對反對國來說並不足構成重大威脅，但北溪二線若是完工，影響更為巨大，因此許多的反對國，包括中東歐國家與歐美等都相繼用更大的力道阻止北溪二線。關於德國將會依賴俄羅斯的天然氣出口，並因此使得俄羅斯得利於政治與經濟，同時損及歐盟的能源安全性。普丁認為能源安全性對每個國家而言有不同的定義，對俄羅斯而言，高度的能源安全性就是能源有穩定的出口與能源合作的合約簽署等，此外，烏克蘭事件也證明德國並未因為與俄羅斯有能源合作關係，而在政治議題上讓步，普丁了解雖然政治立場不同，但合作關係不需要改變，甚至普丁只信任梅克爾，並同意由梅克爾作為中間的協調者處理俄羅斯與西方國家的歧見，顯見俄羅斯與德國深厚的友誼關係。

中東歐國家的反彈，特別是傳統過境國由於北溪線不如以往的通過，而造成過境費的損失，以及烏克蘭始終未能得到俄羅斯的輸氣同意等，這個部分較多屬於政治層面的分析。歐盟東擴與北約勢力的伸入，著實讓過去數蘇聯的中東歐國家紛紛加入西方勢力，然美俄關係的不合是眾所皆知的，普丁為了鞏固俄羅斯的區域勢力，以及不願意美國與歐盟的勢力介入，必定要有對策因應，而這個對策就是能源，過去同屬蘇聯，因此能源的輸送是合理且不需要有過境費等問題，然隨著蘇聯垮台，中東歐國家皆相繼靠向西方遠離俄羅斯，但他們依舊需要能源的供給，因此普丁透過能源價格的談判拉攏這些國家的支持與合作，若是他們與歐美國家關係較為親近，普丁會將售出的能源價格與賣給歐盟國家的價格一樣，反之，倘若有國家願意與俄羅斯有更多的合作，或者更靠向與俄羅斯維持良好的關係，那麼就能以低於國際價格的價錢買到能源，舉例來說，2009年烏克蘭與俄羅斯爭執希望以每千立方米 250 美元購買，但俄羅斯將其提高至 480 美元，原因在於烏克蘭支持喬治亞加入北約，此舉使俄羅斯深覺不滿，憤而提高天然氣價格，相反的，售予白俄羅斯的價格則是 130 美元，¹²⁵

¹²⁵ 白樺，「俄烏天然氣價格妥協將恢復供氣」，大紀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b5/9/1/18/n2401697.htm>（檢索日期：2020年5月14日）。

因此可以看出普丁的開價是其國家與俄羅斯的緊密程度決定。北溪二線建造完成後，俄羅斯就可以透過這條管線將天然氣輸往歐洲地區，傳統能源過境國的能源地位將下降，未來也就不能透過過境費或其過境國的優勢與俄羅斯談判，普丁能控制該區域的籌碼就能提升，同時也可以減少成本的支出，然而為了使得北溪二線能夠順利完工，普丁於 2019 年 12 月 21 日宣布俄烏達成新的天然氣輸送合約，其內容主要是未來五年會透過烏克蘭輸送 2250 億立方尺的天然氣至歐洲地區，並且於同年的 12 月 29 日以前支付 29 億美元，作為和解條件，順利解決烏克蘭反對北溪二線的立場。¹²⁶北溪二線原本將於 2020 年年底完工並啟用，然而，美國的介入與針對北溪二線祭出的經濟制裁，使得原本在海上鋪設管線的瑞士－荷蘭公司 Allseas 為了免於制裁而宣布停工，因此北溪二線的完工時間將會受到延宕，然普丁宣稱已有備案，2019 年的 12 月 26 日普丁早於 2016 年就已購買一艘「鋪管船」，就是為了備於有突發事件導致鋪管受到影響可以解決的備案，如今也正式派上用場，不過這艘鋪管船的鋪管速度慢於 Allseas 的鋪管船，因此可能於 2020 年年底左右鋪設完成。¹²⁷

相較於普丁從北溪一線至北溪二線維持原有的認知，梅克爾的認知與角色顯得更為艱鉅，原因在於，梅克爾是俄羅斯與歐美國家溝通的橋樑，需要由她幫助兩端有近一步的進展或共識，因此梅克爾除了擁有自己的認知外，她也必須考量到美國與歐盟其他國家的想法與政策，整合之後再擬定讓俄羅斯與西方國家都能同意的說法。針對反對國擔憂北溪二線將會導致德國更為依賴俄羅斯的能源，因而在政治議題上會轉而支持俄羅斯。這個部分，梅克爾認為俄羅斯是貿易與能源的重要合作夥伴，但政治跟能源合作不能混為一談，從烏克蘭事件便能知曉。西方國家大多認為俄羅斯的做法不當，以及併吞克里米亞的行為是不可取的，而另一方面，德國國內的政黨有不一樣的聲音，例如德國社會民

¹²⁶ 「俄烏天然氣輸送新合約 有效期至少 5 年」，中央通訊社，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912210255.aspx>（檢索日期：2020 年 5 月 14 日）。

¹²⁷ 李佩珊，「北溪天然氣 2 號管線遭美制裁 蒲亭說有備案」，中央通訊社，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912260283.aspx>（檢索日期：2020 年 5 月 14 日）。

主黨的前德國總理施羅德則公開表示，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不該對俄羅斯祭出經濟制裁，這是愚蠢至極的行為，但德國綠黨認為俄羅斯的作法應該受到懲罰，施羅德會有這番言論不難理解，他與普丁關係良好，在他任內也是德國與俄羅斯關係最為良好的時期，另外，北溪線是在他卸任前一天簽署的，隨後就任俄羅斯監事會主席，制裁俄羅斯對於施羅德來說將會有所損失，¹²⁸然梅克爾夾在歐盟與國內政黨的雙重壓力下，她最終抉擇經濟制裁俄羅斯，她的決定不僅僅只是國際與國內壓力所致，她是重視民主自由與人權的領導者，俄羅斯的做法顯然違背她的信念，因此，雖然俄德雙方是貿易與能源合作夥伴關係，但她仍舊堅持自己的信念，不過，她仍堅稱與俄羅斯的夥伴關係不會因此而破裂，梅克爾確實沒有因為需要俄羅斯的天然氣供應，而讓俄羅斯在政治層面獲得好處。

至於其他歐盟國家的反對，梅克爾宣稱北溪線不只利益於德國，也會對歐洲地區有極大的助益，這個部分梅克爾也確實信守承諾。她的方式是透過修訂歐盟的天然氣法規，會考慮修訂天然氣法規的原因在於，原本法國是支持北溪二線的建造，但後來卻轉向反對，認為北溪二線會增加歐洲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性，也會損及東歐同盟國與烏克蘭的利益，因此梅克爾將管道的控制權交由歐盟來管理，¹²⁹，因而順利讓歐盟其他成員國同意北溪二線的興建。另一方面，梅克爾承諾北溪二線的運作不會導致烏克蘭失去過境國的地位，¹³⁰這個部分梅克爾也確實達成，在 2019 年 12 月普丁也與烏克蘭政府達成共識，未來的五年將會有 2250 億立方公尺的天然氣透過烏克蘭輸送至歐盟。

雖然歐盟與傳統能源過境國的問題都一一解決，但美國的反對立場是最為

¹²⁸ Tuomas Forsberg, "From Ostpolitik to 'frostpolitik'? Merkel, Putin and German foreign policy towards Russia,"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2, No.1 (2016), p.32.

¹²⁹ ARD, 「歐盟成員國就北溪 2 線管道達成一致」，**德國之聲**，<https://www.dw.com/zh/%E6%AC%A7%E7%9B%9F%E6%88%90%E5%91%98%E5%9B%BD%E5%B0%B1%E5%8C%97%E6%BA%AA2%E7%BA%BF%E7%AE%A1%E9%81%93%E8%BE%BE%E6%88%90%E4%B8%80%E8%87%B4/a-47433160#>（檢索日期：2020 年 5 月 14 日）。

¹³⁰ Daniela Munteanu, Ciro Sarno, "South Stream and Nord Stream 2 – Implications for the European Energy Security," *Análise Europeia*, No.2 (2016), p.81.

棘手的。美國去年通過的《2020 財年國防授權法》中宣告制裁所有參與北溪二線工程的個人與企業，將凍結其資產與簽證的取消，制裁的聲音傳入當時幫助鋪管的瑞士－荷蘭公司 Allseas 的耳裡，於是宣佈退出北溪二線計畫，使得北溪二線原訂於 2019 年年底完工，如今被迫必須延宕。如何說服美國將考驗著普丁與梅克爾的智慧。

第四節 小結

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與結構現實主義不同之處在於，結構現實主義者認為當國際關係產生變化時，領導人不僅可以快速做出決策與調整，且決策會完全合乎當時國際環境，因此權力分配才是影響決策產出的主要原因。然新古典現實主義者認為領導人是「人」，因此存在許多不確定性。領導人認知會受到生長背景、學識深淺、個性取向等而有不同面向，因此面對國際情勢的變化，不同的領導者會有不同的政策產出，因此新古典現實主義者將領導人認知獨立討論，並作為政策產出的中介變數之一。

後冷戰時期，俄羅斯甫經歷經濟改革與政治制度的大幅轉變，因而急需透過大量的資金幫助其重建，以及穩定政治紊亂的局面。普丁深知俄羅斯的優勢就是豐厚的天然資源，尤其是石油、天然氣等，於是上任後便以能源外交作為其主軸，希冀透過能源外交獲取大量外匯與政治利益。首先，普丁的重心置於與歐盟的合作，雖然普丁與歐美國家的關係不甚良好，然由於歐盟鄰近於俄羅斯，過去俄羅斯與歐盟的合作已然密切，因此普丁積極與歐盟建立良好的貿易夥伴關係。而後，隨著歐盟調整能源政策，逐漸淘汰煤炭的使用，轉而採用天然氣後，俄羅斯與歐盟的能源貿易更加繁多，特別是德國，其天然氣的需求是歐盟中最高的，也因此俄羅斯與德國逐漸形成緊密的能源合作夥伴關係，伴隨德國的天然氣需求與日俱增，加上俄羅斯與烏克蘭的能源爭議導致俄羅斯採取「斷氣」手段制裁烏克蘭，致使德國的天然氣進口大幅銳減，遂與俄羅斯共同

簽署天然氣管道興建計畫，名稱為北溪線，然其管道的路徑不如過往經過傳統能源過境國，因此導致許多歐盟成員國抗議興建北溪線，其中包含眾多中東歐國家，同時，美國也為了國內頁岩氣的出口，以及擔憂德國會因此過度依賴俄羅斯能源，而讓俄國得到政治利益，因而也投身於反抗的行列。但普丁與梅克爾的認知相同，雙方皆了解能源對於彼此的重要性，能源安全性的定義對於普丁來說是能源可以穩定出口及降低能源成本，梅克爾定義能源安全性為穩定的能源進口和降低能源成本，梅普雙方對於能源安全性的定義不謀而合且各取所需，因此雖受到國際輿論的壓力，仍舊完成北溪一線的建設。

而後，烏克蘭事件的爆發，為俄德能源合作蒙上陰影，各界學者、政府官員和企業家等都在關注俄羅斯與德國後續的能源合作發展會如何。烏克蘭事件導致俄羅斯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更為惡化，歐美國家以美國為首以經濟制裁的方式懲處俄羅斯。以普丁的認知，他認為他在做對的事情，克里米亞也是通過民主的公投形式回到俄羅斯的懷抱，並非以不正當的手段強取，而梅克爾則是認為示威抗議只是人民表達看法的方式，卻演變成流血衝突，加上克里米亞公投的結果儼然受到俄羅斯施壓而致，於是梅克爾譴責俄羅斯的行為並施以制裁，雖然梅克爾經濟制裁俄羅斯，但她始終認為德俄之間是可以繼續合作的，因而一方面作為俄羅斯和西方國家溝通的橋樑，一方面維持和俄羅斯持續能源合作關係。然北溪二線的興建過程受到諸多阻擾，反對原因與當時北溪一線如出一轍，普丁對於北溪二線的認知維持不變，並解決烏克蘭擔憂的部分，與烏國政府達成至少五年不會改變的共識。梅克爾相較於普丁來說，壓力更為龐大，德國是歐盟的領頭羊，因此需要兼顧歐盟的利益的同时維持與俄羅斯的合作，同時要面對美國直撲而來的反對氣勢，整體來說，梅克爾維持北溪線合作的初衷，認為北溪線不只利益德國，對整個歐洲地區也是有利的，也承諾北溪二線的落成不會導致烏克蘭吃虧，烏克蘭仍舊為重要的過境國。因此梅克爾透過修訂歐盟天然氣協議，讓北溪線的管道由歐盟管控，使得法國轉而同意北溪二線的興建，另一方面，普丁也與烏國政府達成協議，未來五年將有 2250 億立方尺

的天然氣會過境烏克蘭在運輸至歐洲地區，終於解決歐盟成員國與烏克蘭反對的立場，然最大的挑戰是美國，美國於去年通過的國防授權法確實影響北溪二線的完工時間，除此之外，美國與歐盟和俄羅斯的關係也因國防授權法漸趨惡化，普丁和梅克爾如何解決美國的阻礙，將是未來的一大難題。



第五章 結論

藉由新古典現實主義的三項研究指標，國際政治、國內政治與領導人認知分析俄羅斯與德國的天然氣管線合作計畫－北溪線有以下研究發現：

筆者以國際政治層面分析後發現，首先，新古典現實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的國際體系是有差異的，新古典現實主義者認同結構現實主義的權力分配影響一國政策的產出，但這是以中長期的狀態下，權力分配確實會影響領導者的決策，新古典現實主義者認為短中期來說，外交政策的產出會受到國內政治環境、氛圍與領導人認知而改變其政策走向，原因在於「人」是充滿不確定性的，領導人有可能誤解國際體系的變化做出錯誤的決議，也有可能對國際環境的改變毫無意識，因此筆者認為新古典現實主義更符合研究一國外交政策走向的理論，且更富有彈性。筆者將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國際體系概念作為探討俄德關係的工具發現，後冷戰時期，由於蘇聯垮台，俄羅斯進行體制改革，然過去蘇聯時期與西方國家缺乏友好的關係，因此普丁上任後積極與歐盟修補關係，也展開一系列與歐盟的貿易和能源合作，過去德國與俄羅斯有過很深的歷史淵源，因此與俄羅斯的合作關係更為密切，特別是能源合作的部分，後續也與俄羅斯簽署共同合作興建天然氣管線，計畫名稱為北溪線。而後烏克蘭事件導致國際體系動盪，俄羅斯與西方國家的關係再度降為冰點，包括德國也參與經濟制裁俄羅斯的行列，雖然德國不認同俄羅斯的處理方式，但仍舊維持與俄羅斯的能源合作，因此北溪二線持續動工中，這個部分也確實呼應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國際體系概念。烏克蘭事件導致國際體系掀起波瀾，俄羅斯發現國際體系的改變，但回溯至蘇聯的歷史，便可了解俄羅斯為何讓克里米亞回歸，以及其在烏克蘭事件的堅定立場，德國也意識到國際體系的改變，雖然與歐美各國共同譴責俄羅斯的行為，但領導者考量到國內與能源需求等因素，因此持續維持與俄羅斯的能源合作夥伴關係，以及北溪二線並未如國際預期的停工，而是持續的興建中。

筆者以國內政治層面分析後發現，將國內政治視為研究一國的外交政策產出是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特點之一，新古典現實主義者定義國內政治包含戰略文化、國家與社會關係，以及國內制度，這三項因素會牽動國內政治局勢的變化，致使領導者在制定外交政策時，必須通盤考量國際政治的變化外，尚須納入國內政治的情勢，政策才能維持兩邊的平衡。以國內政治的視角分析俄德的北溪線政策選擇，對於俄羅斯國內來說，俄羅斯最引以為傲的除了軍事外，當屬豐富的能源，因此透過能源與各國談判獲取政治與經濟利益是必須的，提升能源安全性的方式不僅止於出口能源，還包括穩定的能源供給與降低能源成本，因此興建天然氣管線是最有幫助的。另一方面，德國的國內政治視角與俄羅斯正好形成互補，德國需要大量的天然氣，且能長期穩定供應，加上德國也希望降低能源成本，因此雙方國內的聲音促成北溪線合作。此外，烏克蘭事件的爆發對於俄德雙方國內的想法如何？俄羅斯國內對於普丁的做法是讚賞的，完全符合俄羅斯的戰略文化、社會的想法與國家是一致的，國內制度的部分，俄羅斯宣稱是民主自由的國家，而他們也以民主自由的方式拿回克里米亞，與國內制度是相符的，但德國的國內輿論卻不是如此，有的黨派主張制裁俄羅斯，有的認為俄羅斯的處理方式並沒有不當的行為，因此雖然梅克爾決定跟隨歐美國家的腳步，共同經濟制裁俄羅斯，然國內仍舊有許多聲音對梅克爾這樣的做法表達不滿，甚至希望她儘快解除制裁。不過，雖然在政治立場上，俄德雙方是不一致的，但在能源合作方面，由於符合各取所需的理念，因此北溪二線的計畫持續進行中。

筆者以領導人認知分析後發現，領導人認知是歸屬於國內政治的一環，但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有其必要將領導人認知獨立討論，因為不管國際局勢如何發展，國內聲音如何吵雜，最後決策產出的關鍵仍繫於領導人認知如何而影響，由於「人」有著不確定性，每位領導人的生長背景、學識、價值觀等都有不同，因此每位領導人接收事情的發生後得到的想法都會不同。此次俄羅斯與德國的天然氣管線合作計畫－北溪線即是一例，當時，北溪一線興建時，普丁

與梅克爾雖然接收到國際輿論反對的聲音，但他們都認知北溪一線的存在對雙方都有利，且也是維護雙方的能源安全性，因此順利於 2011 年完工啟用，但北溪二線的過程就相當辛苦。由於烏克蘭事件的發生，使得國際局勢轉變，國際社會相繼抨擊普丁的做法不恰當，且干預烏克蘭的內政，然普丁認為克里米亞是以民主的公投方式選擇納入俄羅斯的領土，並沒有以不合法的方式奪取，且國內的民調提升更加強普丁的認知，認為烏克蘭事件的處理方式事證說的，反觀梅克爾就更為艱困，不僅面臨美國的壓力，歐盟成立的宗旨也不得違背，加上國內存在兩派的聲音，最終，梅克爾在政治的認知上與普丁是背道而馳的，但在經濟的認知上，梅克爾與普丁是相同的，他們都認為政治是政治，經濟是經濟，北溪二線的落成將大幅提升雙方能源利益，因此並無必要暫停。

普丁與梅克爾相繼解決歐盟成員國與傳統過境國的反對立場，然後續最難處理的是美國的介入，美國去年通過的國防授權法著實影響北溪二線工程的進行，因而未能於 2019 年年底完成，雖然普丁宣稱有其他備案可以解決現狀，但隨著完工時間未定，因此發生變數的可能性就會提高，因此後續的研究可以著重於美德俄三國關係的發展，是否會獲得改善，另外，北溪二線接下來的走向也需要持續關注。

德國總理梅克爾即將於 2021 年卸任，梅克爾之後的接班人與俄羅斯的關係發展是否生變？或者雙邊關係較梅克爾時期更為密切？此外，德國與俄羅斯未來是否再有新的能源管道興建計畫？抑或雙方有更新的能源合作計畫？這些都是未來值得深入研究與關注的。

最後，筆者是以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視角，佐以北溪線計畫分析，因此未來若是想以更多面向討論俄德能源關係，也可以以不同的理論視角呈現，讓俄德關係的研究更富有層次。其實北溪線的議題有許多政治與經濟意涵在角力，但礙於本文的架構與篇幅的限制，無法討論更富廣度及更深遠的政治意涵與議題，期許未來能有更多更為深入的觀點剖析俄德的能源合作。

參考文獻

一、 中文文獻

(一) 專書

包宗和，**國際關係理論**（台北市：五南書局，2011年）。

朱宏源，**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台北市：正中書局，1999年）。

吳玉山，**俄羅斯經濟轉型 1992-1999：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台北市：五南書局，2000年）。

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台北市：五南書局，2003年）。

連弘宜，**普京時期的俄羅斯對外政策：實用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衝突與融合**（台北市：五南書局，2017年）。

諾林·里普斯曼（Norrin M. Ripsman）、傑弗里·托利弗（Jeffrey W. Taliaferro）、斯蒂芬·洛貝爾（Steven E. Lobell）著，劉豐、張晨譯，**新古典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上海市：東方編譯所，2017年）。

(二) 期刊

施正鋒，「烏克蘭的克里米亞課題」，**台灣國際研究期刊**，第 11 卷第 2 期（2015 年），頁 21-50。

連弘宜，「克里米亞事件探討俄羅斯對外政策」，**戰略安全研析**，第 110 期（2014 年），頁 28-36。

陳新明，宋天陽，「烏克蘭危機與德俄關係及其演變趨向」，**現代國際關係**，第 9 期（2014 年），頁 48-54。

廖舜右，蔡松伯，「新古典現實主義與外交政策分析的再連結」。**問題與研究**，第 52 卷第 3 期（2013 年），頁 42-61。

鄭端耀，「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1 期（2005

年)，頁 115-140。

譚偉恩，「國際法律規範的認知與評價：現實主義的觀點」，**國際關係學報**，第 20 期（2005 年），頁 125-173。

羅英杰、常思純，「俄德經貿合作關係論析」，**俄羅斯中亞東歐市場**，第 4 期（2007 年），頁 1-9。

（三） 學位論文

李孟融，「俄羅斯經濟外交與俄德能源關係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

陳亞伶，「哈薩克的俄羅斯人與俄哈雙邊關係發展之研究(1991-1999)」，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陳婕妤，「普丁時期俄羅斯與歐盟關係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 年）。

楊爵鴻，「後冷戰時期歐盟與俄羅斯合作關係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四） 網路資料

「20 世紀最大的忽悠，美國星球大戰計劃拖垮了蘇聯」，每日頭條，
<https://kknews.cc/zh-tw/history/voezxea.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12 日）。

「川普能源政策走向與對國際合作的影響」，APEC 能源國際合作資訊網，
<https://apecenergy.tier.org.tw/report/article23.php>（檢索日期：2019 年 11 月 1 日）。

「北溪 2 號工程，暗含德國的大國夢」，每日頭條，
<https://kknews.cc/zh-tw/history/vveqrv2.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11 月 1 日）。

「俄烏天然氣輸送新合約 有效期至少 5 年」，中央通訊社，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912210255.aspx>（檢索日期：2020 年

5月14日)。

「烏克蘭傻眼了！俄重大工程已準備就緒，戰略地位轉瞬直下」，每日頭條，
<https://kknews.cc/world/zaoj96l.html>（檢索日期：2019年11月1日）。

ARD，「歐盟成員國就北溪2線管道達成一致」，德國之聲，
<https://www.dw.com/zh/%E6%AC%A7%E7%9B%9F%E6%88%90%E5%91%98%E5%9B%BD%E5%B0%B1%E5%8C%97%E6%BA%AA2%E7%BA%BF%E7%AE%A1%E9%81%93%E8%BE%BE%E6%88%90%E4%B8%80%E8%87%B4/a-47433160#>（檢索日期：2020年5月14日）。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 駐俄羅斯經濟組，「研析川普就任美國總統後有關美歐對俄經濟制裁措施可能之發展」，
http://www.cnaic.org/files/1060711_%E5%B7%9D%E6%99%AE.pdf（檢索日期：2020年5月9日）。

李佩珊，「北溪天然氣2號管線遭美制裁 蒲亭說有備案」，中央通訊社，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912260283.aspx>（檢索日期：2020年5月14日）。

何世煌，「親歐或親俄，烏克蘭兩難」，中央通訊社，
<https://www.cna.com.tw/topic/newsworld/42/201312310010.aspx>（檢索日期：2020年5月9日）。

吳銘彥，「烏克蘭情勢剖析」，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https://www.npf.org.tw/3/13336>（檢索日期：2019年10月29日）。

唐仲寶，「歐盟通過天然氣監管條款 將北溪二號歸為歐盟管理」，希望之聲，
<http://www.soundofhope.org/b5/2019/02/09/n2634580.html>（檢索日期：2019年11月1日）。

翁鳳英，「談德國天然氣和煤氣」，能源報導 Energy Magazine，
<https://energymagazine.itri.org.tw/Cont.aspx?CatID=23&ContID=1923>（檢索日期：2020年4月30日）。

陳雅文，「個案研究法 Case Study」，國家教育研究院，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81584/>（檢索日期：2018年12月22日）。

黃啟霖，「北溪天然氣2號管線計畫 俄誓言2020年底前完工」，中央廣播電臺，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46339>（檢索日期：2020年5月14日）。

二、 英文文獻

(一) 專書

Dyson, Tom,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Defence Reform in Post-Cold War Europ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Geertz, Cliffor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selected cul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Heinrich, Andreas, “Securitisation in the Gas Sector: Energy Security Debates Concerning the Example of the Nord Stream Pipeline”, *Energy Security in Europe: Divergent Perceptions and Policy Challenges* (Switzerland: Springer Nature, 2018), pp.61-91.

Lucas, Edward, *The New Cold Wa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Ripsman, Norrin, Jeffery Taliaferro, & Steven Lobell,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二) 期刊

Banciu Roxana, “Nord Stream 2 and its Soft Power – an Unfolding Playground for European Union,” *Romanian Journal of European Affairs*, No.2 (2016), pp.83-91.

Eser, Patrick, Ndaona Chokani, & Reza Abhari, “Impact of Nord Stream 2 and LNG on gas trade and security of supply in the European gas network of 2030,” *Applied Energy* (2019), pp.816-830.

Foulon, Michiel, “Neoclassical Realism: Challengers and Bridging Identit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7, No. 4 (2015), pp.635-661.

Forsberg, Tuomas, “From Ostpolitik to ‘frostpolitik’? Merkel, Putin and German foreign policy towards Russia,”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2, No.1 (2016),

pp.21-42.

Hanson, Philip, "How Sustainable Is Russia's Energy Power?"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No. 38 (2008), pp.1-27.

Kanet, Roger, "Russia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Theories, arguments and debate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9, No. 4 (2012), pp.393-399.

Kearns, Doris, "Lyndon Johnson's Political Personalit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91, No.3 (1976), pp.385-409.

Kitchen, Nicholas, "Systemic pressure and domestic idea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model of grand strategy form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6, No. 1 (2010), pp.117-143.

Meister, Stefan, "Germany's Russia Policy under Angela Merkel: A Balance Sheet," *The Polish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2 (2013), pp.28-42.

Munteanu, Daniela & Ciro Sarno, "South Stream and Nord Stream 2 – Implications for the European Energy Security," *Análise Europeia*, No.2 (2016), pp.60-96.

Nygren, Bertil, "Using the neo-classical realism paradigm to predict Russian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as a complement to using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9, No. 4 (2012), pp.517-529.

Rathbun, Brian,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Neoclassical Realism as the Logical and Necessary Extension of Structural Realism," *Security Studies*, Vol. 17, No. 2 (2008), pp.294-321.

Rose, Gideon, "Review Articl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1998), pp.144-172.

Schweller, Randall,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2 (2004), pp.159-201.

Smith, Keith, "A reassessment of E.H. Carr and the realist tradition: Britain, German-Soviet Relations and neoclassical",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4, No. 1 (2017),

pp.89-103.

Tsygankov, Andrei & Pavel Tsygankov, “Russia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8), pp.1-18.

(三) 學位論文

Balciuniene, Dovile, “Nord Stream 2 project debate in light of the three pillars of the
EU energy policy: security of supply, competitiveness and sustainability,”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Earth Science*, Uppsala University (2018).

Hysek, Pavel,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Russian Foreign Policy,” Master’s thesis,
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2017).

(四) 網路資料

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Affairs and Energy,
<https://www.bmwi.de/Navigation/EN/Home/home.html> (Accessed: 24th October,
2019).

Leonard, Mark & Nicu Popescu, “A Power Audit of EU-Russia Relations”, *European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https://www.ecfr.eu/publications/summary/a_power_audit_of_eu_russia_relations,
pp.1-65 (Accessed: 1st May, 2020).

Nord Stream-Secure gas supply for Europe, <https://www.nord-stream.com/> (Accessed:
1st May, 2020).